中华古籍保护

刻靖康要錄叙

靖康要錄十六卷不著撰人名氏舊本題曰孝慈淵聖皇帝要錄

四庫全書本題曰靖康要錄與書錄解題文獻通攷合書錄解題曰靖康要錄五卷不著撰人名氏自欽廟潛邸迄靖康元年十二月事文獻通攷同文淵閣書目亦著于錄注曰二冊愚謂書名孝慈淵聖皇帝要錄直齋貴與皆宋人不應改題靖康之目且陳所見本訖元年十二月事今本記事記言至二年五月首高宗即位止多寡懸殊起訖迥別非一本也

四庫全書提要云考書錄解題載欽宗
實錄四十卷乾道元年修撰洪邁等進此
必實錄既成之後好事者撮其大綱以
成故以要錄名案歷代實錄題名皆全
載謚法廟號今以舊本題名證之其為
實錄節本無疑提要所言誠定論也

文淵閣書目宇字號別載宋朝要錄
四十冊註曰缺恐當時每朝實錄皆有
節本今僅存靖康一朝耳宋時嘗有
刊本近古藏家惟傳抄帙是本凡遇聖
旨聖慈御札等字皆提行桓字構字
皆注御名當從宋本錄出惜展轉傳

抄譌奪敓不可讀因取所藏三本互相
讎校又証以徐夢莘北盟會編楊仲良
長編紀事本末陳均九朝編年備要李
埴十朝綱要無名氏宋史全文趙忠定
諸臣奏議諸書增補凡數百字改正
凡數千字付之梓人明知其誤而無可

校正者仍之別爲校勘記附于後書中
事迹多可補宋史之缺王維儉撰宋史
記柯維騏撰宋史新編皆未見其書後
有改修宋史者其將有取于斯乎

光緒十二年歲在柔兆閹茂霜月既死霸
誥授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分巡廣東

高廉兵備道加四級歸安陸心源撰

十萬卷樓叢書三集目錄

靖康要錄十六卷　缺名
原本麟臺故事四卷　宋程俱
寶刻叢編二十卷　宋陳思
至書　宋蔡沈
宗徽宗聖濟經注十卷　宋吳禔
衛生家寶產科備要八卷　宋朱端章
續談助五卷　宋晁載之
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　宋趙九成
雲烟過眼錄二卷續錄一卷　宋周密　元湯允謨

三歷撮要
墨藪　唐韋續
玉管照神局三卷
分門古今類事二十卷　宋宋名缺
詩式五卷　宋釋皎然

靖康要錄卷一

孝慈淵聖皇帝御名道君太上皇帝長子母曰惠恭皇后王氏以元符三年四月十三日生於坤甯殿九月賜名亶授檢校太尉山南東道節度使韓國公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遷開府儀同三司興德軍節度使進封京兆郡王

崇甯元年二月改賜名烜八月又改賜今名

大觀元年十一月詔曰朕荷天眷祐景命有僕承家之慶是生多男年近幼學未親師友因嚴以敎宜及其時京兆郡王御名高密郡王楷可於來春擇日出就外學其輔導講讀之官宜以端亮鯁直有文學政事人充選以稱朕意記室翊善可如王友例令王荅拜于是以祕書監蔡崈為翊善左司員外郎沈錫為侍講國子司業汪澥為記室安德軍節度留後知入內內侍省楊震提舉管勾本位大觀二年正月遷司空武昌軍節度進封定王八月以國子祭酒汪澥為翊善起居郎翟汝文為侍講起居舍人俞㮚為記室俞㮚遷以起居郎石公弼代之會惠恭皇后崩至政和

249998

元年二月始詔太史擇日以三月己丑出就資善堂聽講讀以光祿少卿李詩爲翊善辟雝司業耿南仲爲侍講司門員外郎鄭修爲記室甲寅詔宰臣執政官許就資善堂見定王（御名）嘉王楷王迎揖于門升堂就坐王西向宰臣執政官東向送亦如之

二年九月侍講鄭居中因奏事講筵乞講讀官至資善堂見二王許之四月鄭修卒以左司員外郎張叔夜爲記室叔夜罷以符寶郎陳鍔代之

三年正月改官制授少保

四年二月甲戌行冠禮于文德殿（或云福寧殿）先是御製冠議降議禮局載五禮新儀之首至是始舉行焉

三月辛卯詔曰若昔明王誕受厥命建立儲貳以係天下之心朕嗣無疆大歷荷天之休誕育元良是居冢嫡長子（御名）年逮志學冠于治朝百辟具瞻主器之長永惟宗廟之重父子之恩考循舊章正位東宮明兩作離爲國大本可以來春出閤立爲皇太子其建宮室設官屬與儀物制度宜令有司討論典禮前期辦具以開邦家之慶與四海共之　十一月己亥詔

皇太子慶會上壽押百僚班又詔皇太子謁廟時許
逐室行禮
五年二月乙巳制曰若昔先王必建儲貳以隆萬世
之統以係四海之心朕撫世承平念國大本適追來
孝垂裕後昆永唯承宗之艱莫如主器之長咨爾萬
邦之有衆聽予一人之告猷皇長子少保武昌軍節
度使定王孝友得于天資溫良成于日就出學外傅
率履無違既冠阼階其儀可象方景命有僕介壽考
之萬年而明兩作離兆本支之百世蔽自朕志格于

天心孚吉大廷用申錫類夫愼乃德惟忠惟孝欽汝
止惟幾惟康用克相于我家以對揚于休命可立爲
皇太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丁未出閤詔改其
閤爲府甲寅有司備法駕儀仗列于大慶殿文武百
官各服朝服立班于庭執事官入就位皇帝服通天
冠絳紗袍御殿皇太子冠遠遊冠衣朱明衣執桓圭
以入受册于庭以翰林學士承旨强淵明爲禮儀使
翰林學士王黼撰册文（册文闕或云劉正夫撰審如是則禮儀使亦當用執政）
宣和殿學士蔡攸書册殿中監高伸書寶禮畢太師

魯國公蔡京率百官稱賀訖又詣東宮賀皇太子如故事以戶部尚書劉炳翰林學士承旨强淵明爲賓客中書舍人蔡靖陳邦光並爲詹事祕書監李詩爲顯謨閣待制左庶子兼侍讀宗正少卿耿南仲爲徽猷閣待制右庶子兼侍講祕書少監蘇桓改名煒爲左諭德太常少卿葛次仲爲右諭德國子司業曾楙殿中侍御史華寔並爲舍人知入內內侍省楊震董懿提舉左右春坊事內侍容機黎景年全淵張彥卿周珣王若沖王珂管勾左右春坊事劉淵爲家令皇

甫僅爲承受丁巳俻法駕謁太廟奏免乘金輅及用鹵簿止依常儀乘馬至太廟易朝服行禮又奏乞免官僚稱臣並從之

戊午奏臣竊覩自昔東宮建司設局張官置吏往往竊有所擬無所不備考其執事寔無毫末顯是慕爲虛名徒費廩食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臣立身之始敢不念茲伏望

聖慈詳察應東宮官吏不必具備諸司庶局願令兼攝至于閑徒冗卒舊例有者亦可蠲除務從儉約如

此則不惟臣少安私分仍得清心省事專精問學仰
副君父教育之意又奏臣昨就資善堂聽讀尋常須
候邇英經筵已開方取旨定日恭惟聖學高妙羣臣
莫及躬御經筵但欲遵承祖宗故事非待儒臣講說
修輔聖明如臣之愚正當力學不可曠日豈應擬視
經筵兼臣問安視饍之外過還府第綽有餘暇況不
同往日深在禁嚴出入不敢自便今欲乞聖慈許令
每日不拘早晚但稍有閒隙即請學官赴廳講讀所
貴爲學日益有以副聖慈撫眷之意

九月乙酉詔皇太子遇天寧節赴垂拱殿上壽于親
王前別爲一班家令劉淵罷以梁平代之
六年四月以禮部尚書白時中刑部尚書慕容彥逢
爲賓客吏部侍郎劉煥給事中方會爲詹事太常少
卿賈安宅爲舍人內符寶郎馮楊爲家令
六月乙亥詔納故少傅恩平郡王朱伯材女孺人朱
氏爲妃令所司備禮册命是月癸未親迎癸丑詔自
今車駕行幸皇太子免起居從駕
七年十月生子爲嫡皇孫封秩比皇子以起居耶李

彌大起居舍人趙野爲舍人彌大野辭以太常少卿柯棐爲右文殿修撰國子司業魏憲直龍圖閣專其事

八月劉煥方會罷以左庶子李詩右庶子耿南仲爲詹事宣和九年以祕書少監曾楙祕書監王易簡爲舍人曾楙遷以國子司業程振代之至七年李詩卒以禮部侍郎王易簡爲顯謨閣直學士充詹事兼侍讀上聰明仁孝好學而喜文自以地偪而望崇每懷兢畏講讀之暇唯以髹器貯魚而觀之他事一不關懷人莫能測也

宣和七年十二月皇太子除開封牧　二十日差內使梁邦彥黃僅押賜皇太子碾玉龍束帶一條不許辭免

二十二日閣分大內娘子用小轎十餘乘入東宮府議事二十三日申時後入內內侍官黃僅傳聖旨押皇太子入殿內續有快行親從官十餘人催上馬入殿至夜不出至五更太上皇帝徑出殿住龍德宮寧德皇后出住擷景園改充寧德宮是日皇太子登寶

位
先是太上皇帝御玉華閣先詔宰執及給事中吳敏
等日晡內禪之議已決擢吳敏為門下侍郎草傳位
詔名百官班垂拱殿下宣示詔旨是夕命皇太子入
居禁中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感涕力辭因得疾召
東宮官耿南仲視醫藥至夜半少蘇翌日又固辭不
從及即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大赦天下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庚申皇帝即位壬戌制
曰我國家創業守成紹二百年之祚運宅中圖大奠
三萬里之幅員施及眇躬嗣膺神器永念纘承之重
懼及春氷載惟臨馭之艱凜深朽索矧今邊陲未靜
師旅方興肆推曠蕩之恩用慰遐邇之望可大赦天
下應常所不原者咸赦除之
制以皇太子妃朱氏可立為皇后
癸亥詔越王燕王賜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詔梁方平將兵七千守濬州何灌將兵二萬守河津
以探報虜騎漸逼故也
丙寅詔上道君皇帝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道

君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令禮官討論典禮
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丁卯皇帝御明堂靑陽左个以
歲運播告天下又詔班月朔受百官朝賀退詣龍德
宮朝賀太上皇帝百官班門外宰相執政進見
御扎朕光膺眷佑寅奉燕詒載惟菲薄之資獲撫盈
成之運宵衣旰食靡遑發政施仁懷日靖四方
之志經文緯武圖永康兆民之功式紀初元是新美
號庶格神靈之助遂臻華夏之和茂謹王春豈特遵
魯史踰年之義適寧國步蓋將紹周人過歷之期自

宣和八年正月一日改爲靖康元年布告多方咸體
朕意
詔曰朕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若古有訓朕甚
慕焉內顧眇躬獲保大器未燭治道若臨深淵思聞
藎言以輔不逮應朝廷之闕失政令之僻違保邦御
俗之方安民禦戎之策詢于有衆咸極敷陳惟骨鯁
是求惟藥石是用毋或回隱溺于導諛咨爾忠良佇
聞正論至於逆耳而利行朕當舍己以從人雖有過
差必無罪譴朕言必信衆聽無疑自今中外臣僚以

至民庶並許寔封直言得失在京于合屬處投進在
外于所在州軍附遞以聞布告邇遐咸知至意
臣僚上言應諸軍坐倉指揮更不施行從之
二日聖旨恭奉道君玉音比以憂勤感疾禱于太清
旋日康復方晏處琳館靡有萬機之繁可以躬伸報
謝今春就貞元節前擇日詣亳州太清宮燒香朕祇
奉睿訓敢不欽承其令有司前期戒具供頓儲偫毋
或不虔 御史中丞陸德先除職與郡徽猷閣待制
何㮚除御史中丞 國子祭酒謝克家起居舍人唐
重並除左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王雲除給事中 侍
御史鄭瀲除中書舍人國子司業孫覿除侍御史
任諒知京兆府替盛章赴闕
三日詔曰朕以金國渝盟藥師叛命侵軼邊鄙刼掠
吏民雖在纘承之初敢忘付託之重事非獲已師寔
有名已戒六師躬行天討將士銳于敵愾夢卜肇于
襲祥庶寧邦國之虞克紹祖宗之烈應親征合行事
件令有司並依眞宗皇帝幸澶淵故事疾速檢舉施
行

聖旨道君太上皇帝臨御天下常恐一物失所一民
不被其澤朕每問安視膳親聞至訓而臣下之務爲
誕謾蒙蔽四方利病不即以聞比者發自睿旨親布
德音凡擾民害物之事一切除去百姓伏讀流涕嘆
息自今仰官司悉意奉行敢有苟簡滅裂懷奸挾情
以沮格詔旨者並重行憲典

聖旨詔命之出以信四方倘朝令夕改人用不孚自
今令三省詳議施行不得輕有改易使人心生疑惑
凡詔勅有不經三省者官司不許施行違者並科違

制之罪

聖旨方今軍興應內外官司局所除留後苑作製造
御前生活所應副道君太上皇帝外其餘一切依熙
豐法合罷者並罷錢物並歸左藏庫造納三省樞密
院條具以聞由是凡一百五處皆罷之 聖旨召募
武學及第有材武方略或有戰功及曾經戰陣及經
邊任大小使臣及諸色有膽勇敢戰之人 聖旨祖
宗典訓具存綱紀修明四方孚信朕初嗣大統嘗與
執政大臣共遵成憲自今除授黜陟及恩赦等事並

須參酌故寔進呈取　旨施行
吳敏除知樞密院事　唐恪除吏部尚書　李棁除
同知樞密院事　聖旨從官不才者並取旨罷在外
從官塡闕　宋㬇除徽猷閣待制添差發運使　王
時雍除戶部侍郎　盧益除知東平府　蔡翛除資
政殿大學士知鎭江府　聖旨朱勔放歸田里王黼
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李彥賜死王黼李
彥並籍沒家產
門下侍郎吳敏除親征行營副使許便宜行事

兵部侍郎李綱顯謨閣直學士聶山除親征行營使
司參謀官團結兵馬于殿前司　太保領樞密院事
蔡攸除恭謝行宮使尚書右丞宇文粹中除恭謝行
宮副使廣陽郡王童貫除東京畱守　奏報斡離不
兵距河濬州不守梁方平戰衂燒橋而遁何灌軍馬
望風潰散賊遂渡河　是夜漏二鼓道君太上皇帝
出通津門東下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續而行
侍從百官往往潛遁
四日聖旨今來團結軍兵禦捍賊馬如立到功効並

當不用常制倍加醻賞兵部侍郎李綱除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同知樞密院事李梲除副留守時從官以邊事求見者皆非時賜對綱侍班延和殿下聞宰相執政欲奉鑾輿狩襄鄧遇知東上閤門事朱孝莊語之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廷辨公能奏取旨乎孝莊曰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前此無例綱曰此何時而用例耶孝莊曰諾卽具奏得旨引對因奏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行之宗社危矣且太上皇帝以宗社傳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嘿然

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綱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何之若能率厲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語未既有內侍領京城所在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剏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河淺狹決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顧綱曰卿可同蔡懋良弼往觀朕于此俟卿遂詣新城東壁遍觀城濠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上顧問如何懋對亦以城濠淺狹不可守綱曰城壁且高樓櫓誠未備

也然不必樓櫓亦可守濠河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鑿誠爲淺狹然以精兵强弩占據可以無虞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皆嘿然綱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齊軍馬揚聲出戰團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綱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養大臣葢將用之于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綱曰陛下不以臣爲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

不足以鎭服士卒上顧宰執曰執政有何缺趙野對曰尚書右丞缺時宇文粹中從道君東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右丞面賜袍帶并笏上進膳訖再召對于福寗殿去留之計未決也宰執又以去計勸上詔綱留守以李梲副之綱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碎于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以謂其失在于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猶龍脫于淵車駕

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補于事宗社朝廷
且將邱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
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上色變降
榻曰卿等毋留朕將親往陝西以復都城決不可留
此綱固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上意稍定
即取紙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因
顧綱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以委卿不管少有疎虞
綱皇恐受命與李梲同出治事是夕宿于尚書省宰
執宿于內東門中宮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夜

上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詰旦決行
聖旨聶山充留守司隨軍計度轉運使
五日聖旨白時中授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是
日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寓太
常寺宰相至祥曦殿則禁衛皆已擐甲乘輿服御皆
已陳列六宮襆被皆將升車李綱厲聲謂禁衛曰爾
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禁衛皆呼曰
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綱因拉殿帥王宗濋
等入見曰陛下昨夕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

軍之情已變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
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
去不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撤行綱
謁宰執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曦殿傳
旨宣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上復御宣德門見將士
宰執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上臨欄杆久之復降輦
勞問將士令大臣撰數十語敘金人犯順欲危宗社
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閤門官宣讀每讀一句
將士聲諾于是固守之議始決

聖旨右丞李綱充親征行營使侍衛親軍步軍副指
揮使曹曚充親征行營副使置司于大晟府辟參謀
官書寫機宜勾當公事管勾文字准備差使統制統
領准備差使百餘人選差三省吏部戸房人吏數十
人賜銀絹錢一萬貫疋兩文臣自朝請大夫以下武
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告宣帖三千餘道一
切許以便宜從事
聖旨六尚局並依祖宗法
七日制曰門下執三光而遂萬物允資當軸之勛遂

五品而鎮四夷尤賴秉鈞之大亟須廷號登冠台符
起復銀靑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李邦彥俊德
明謨宏才遠器學貫天人而守之以虛靜之量識窮
治忽而發之以忱恂之詞蚤冠掄魁旋持從槖嘉猷
婉畫久翔政路之榮偉譽英聲寖亞家司之重粤自
定策彌見竭誠日月增輝方壯朝廷之勢風塵有警
遽深邊鄙之虞盡忠而人絕間言制勝而慮無遺算
謝安之矯情鎮物足抗符秦李靖之料敵臨機何憂
突厥國威既振民志以寧是用序陞宅揆之官進貳
納言之任文階峻陟井賦陪敦以彰體貌之嚴以示
倚畀之厚惟時所望非朕取私于戲杜如晦長于斷
謀坐翊隆平之運姚元崇善于應變永扶康泰之期
勉紹徽聲佇觀丕績可特授起復特進太宰兼門下
侍郎

制曰股肱之起元首庸聞帝舜之歌舟楫之濟巨川
備載高宗之命聿求雋望式贊鴻圖在考愼以惟精
顧登庸之敢後誕揚孚號明告治廷通奉大夫守中
書侍郎張邦昌識敏而器安才全而學博潔于行已

保禮儀廉恥之四維端以立朝茂正直剛柔之三德
粤登膴仕亟告嘉猷念天步之方艱憂民心之未定
允資厭難尤賴協恭是用擢陞揆亞之崇進貳上台
之重仍兼官于鳳沼俾亮采于龍墀併衍爰田申加
眞食庸昭異數益示殊私以朕初載論相之明爲爾
盛年得君之寵於戲敉寧中外矯情嘗慕于謝安鎭
服邇遐守正宜師于裴度欽承予訓益懋乃恭可特
授正奉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　制曰熙朝任相當
嚴進退之規明主馭臣宜厚始終之禮惟時端揆翊

我初元顧謀國之未臧肆推恩而許罷特頒渙號用
亶具僚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白時中性稟中和心
存豈弟蚤通經術藹貢薛于韋之聲晚被眷知居蕭
曹丙魏之地方胡騎猖狂之日乃廟謨經略之時排
難戎庭懦弱訖成于無斷投閒眞館保全實賴于有
容賜以安車俾還私第爰念上皇之元弼載惘春宮
之舊賓時示眷存聿崇體貌錫隆名于祕殿俾佚任
于殊廷拓衍原田陪敦圭賦於戲叅朱邸之佐嘗克
盡于忠規追赤松之遊尚永綏于壽嘏祗應異數益

體至恩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依前特
進慶國公　聖旨令從官舉文武臣僚堪充將帥并
有膽勇者以聞是日金人斡離不軍至城下屯孳生
監差駕部員外郎鄭望之借工部侍郎充大金軍前
計議使康州防禦使高世則副之自車駕御樓之後
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
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預焉修敵樓掛
氈席安砲坐設弩床運磚石施燎炬垂檑木備火油
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爲

提舉司諸門皆有中貴大小使臣分地以守又團結
馬步軍四萬人爲前後左右中軍軍八千人有統制統
領將領隊將等日肆習之以前軍居東水門外護延
豐倉倉有粟豆四十餘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
者賴之以濟以後軍居東門外占樊家岡使賊不可
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七日治
戰守之具粗畢而賊馬至城下

八日聖旨趙野除門下侍郎

王孝廸除中書侍郎

蔡懋除左丞
唐恪除同知樞密院事
吳幵莫儔權直學士院
金人攻西水門以火船數十隻順汴流相繼而下行營使司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于城下火船至即以長鈎捍禦搭就岸投石碎之又于中流安頓叉木及運蔡京家假山石疊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方定金人攻城北武泰軍節度河東河北路置制使兼副統制何灌死之虜使吳孝先來

詔遣李梲鄭望之高世則同詣斡離不軍
九日傳報賊攻封邱酸棗門一帶甚急詔行營使李綱往督將士捍禦綱慮城上兵卒不足用即乞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上遣御藥盧瑞同行傳旨時所乞兵至門賊方渡濠以雲梯攻城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將士無不賈勇近者以手砲檑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强弩射之又近者以床子弩坐砲及之而金賊有乘栰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墜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

梯數十座斬獲酋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是日賊攻
陳橋封邱衞州等門而酸棗門尤急矢集城上如蝟
毛士卒亦有中傷者皆厚賞之上遣中使勞問降御
筆褒諭給內庫酒銀椀綵絹等以賞將士人皆歡呼
自卯至未申間殺賊數千人賊知有備不可攻乃退
因遣使隨李鄴請和抵城下已昏黑矣
虜使蕭三寶奴耶律忠王汭幷給事中李鄴來獻玉
帶玉莵刀名馬各一
聖旨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許翰除給事中

十日聖旨大金所需犒軍等物數浩瀚朝廷雖竭力
應副如供祀宗廟器皿亦不敢吝至於親王內外百
官之家已行告諭盡數供助尚恐未能供數忠義之
民理宜體國將私家所有願助國用者限日下于戶
部尚書聶山等處送納朕當與汝等共享安泰令開
封府多出榜告諭
聖旨大金國重兵攻打京城欲盡行殺戮般取財物
朝廷以生靈爲念遣使議和只要金銀犒設人馬方
肯退回朝廷將一應官司庫務見在幷文武臣僚之

家金銀應副外尚未敷數今來事不獲已理須權宜
措置庶免吾民肝腦塗地可應在京士庶之家將見
在金銀權行借用限日下于左藏庫送納如有隱漏
藏匿並當籍沒家財仍許人告以所藏之物給半充
賞如納數多當議量度于文武官內安排與理選限
不礙正法理為官戶注授優便差遣
勅門下朕以寡昧履承至尊任大而守重碩德弗類
不能仰當天意屬鄰入寇割地尋盟遽傳多壘于四
郊豈特蹙國之百里征求財賄虔劉邊陲朕甚恧焉

延問公卿側席而坐夙夜祗畏不遑康寧思弭艱虞
宜從貶損自今月十一日避正殿減常膳冀上天助
順萬國効忠交扶不拔之基永底丕平之治故茲詔
示想宜知悉御筆蕃衍宅諸王府所有金銀絹帛並
只今交付朝廷以大金所要如違並從軍法
是日斡離不移軍牟駝岡乃城外西北隅地也岡勢
隱然如沙磧三面阻水前枕霧澤陂即孳生監牧馬
之所芻豆山積宣和中郭藥師來太上皇命打毬于
此知其可立營柵故虜至徑趨其所實藥師導之虜

使欲得親王大臣爲質皇弟康王請行詔康王及少宰張邦昌同往軍前議事蔡懋充都大提舉京城西壁守禦使從李綱所乞也

上御崇政殿引人使對出斡離不之書進呈道所以舉師犯中國之意大抵指陳道君之失間上內禪願復講和乞遣大臣赴軍前議所以和者詔李棁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是日棁至金人軍中斡離不者南向坐棁望之等北面再拜斡離不遣燕人王汭等傳道語言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

上故存趙氏宗社恩莫大也今議和須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綵各一百萬疋駝騾驢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爲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鎭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爲質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棁等達朝廷棁唯唯而已是日康王出使軍前

十一日中書省劄子應中山太原河間府幷屬縣及以北州軍已于誓書中議定便令交割與金國若有州府不肯聽從仰將所賜州府令歸金國詔書指揮

守臣正月十日奉聖旨降詔
十二日差李鄴高世則充金人送伴使
聖旨令張道濟于內事之家共取銀五百萬兩金一
百萬兩仍差何㮚周文懿開封府拘收童貫蔡京諸
位仰差唐重謝克家李擢師驥于蔡京童貫何執中
鄭伸高俅王憲彭端劉宗元等家幷其餘戚里應所
有金銀並行直取日下于元豐庫送納若敢徇情隱
庇或轉爲藏隱許諸色人告給半充賞隱藏之人並
行軍法聖旨開封府尹王革爲政慘酷搆造語言可

落職在外提舉華州雲臺觀日下出門本處居住王
鼎落職許隨侍　梁師成朋輔王黼眾議不容可責
授彰化軍節度副使華州安置差使臣日下押出門
本處交割御筆將趙元奴李師師王仲端及曾祗應
娼優之家幷袁陶武震史彥蔣翊郭老娘逐人家財
籍沒幷內侍省官道官樂官曾經特賜金銀許繫金
帶人及楊璲張補姜堯臣李宗寶張師寶李宗振宋
暉董庠金銀並仰聶山何㮚周懿文李光只令直取
臣寮上言竊見戎冠猖獗侍從官義當體國乃者營

私謀已圖去朝廷者十已三四班綴空然衆目駭視
訪聞禮部尚書衞仲達素與趙㫤嗣狎昵無間今者
忽稱病乞假遂移家以行工部尚書張勸身爲八座
乃求淮南幹當公事而去按仲達勸皆憸佞不才平
日叨竊寵祿當急難之際傾搖人心唱爲避賊之計
理不可容奉聖旨衞仲達張勸特除名勒停令開封
府差人勾捉前來
符寶郎李光除右司諫
十四日聖旨三省樞密院號令所出體統之嚴靡容

僭差昔在神祖釐正官制事不以小大並中書省取
旨門下省審覆尚書省施行樞密爲本兵之府朕嗣
承大統惟懷永圖始與府臣共遵成憲自今除中書
省畫旨門下省審覆尚書省奉行樞密專兵政外一
遵元豐官制毋或侵紊
十五日太上道君皇帝渡楊子江至鎭江府
聖旨應有官無官諸色人曾經賜金帶並自陳納官
顯謨閣直學士聶山試戶部尚書
十六日門下朕祗膺駿命嗣守慶基立愛而始于家

用廣儀型之化受社而施于子載圖夷輔之勛眘賢
冑之夙成攷彝章而申錫涓辰期吉渙號其孚皇子
高州防禦使諶莊重而温良愿恭而美秀氣稟乾坤
之粹岐嶷得于自然質凝金玉之英聰文敏而寢茂
克謹承顏之範甫臨就傅之年茲太上皇之嫡孫寔
予一人之長嗣已膺禦侮之寄未疏立社之封寵典
有稽僉言來諗是用胙以陽川之樂國將于雲水之
要藩貝冑朱綅總中軍之徒御玄袞赤舄視亞保之
威儀亟陞王爵之崇申衍戶租之富以明天屬以厚

人倫嗚呼聖人何加于孝乎朕則身先于垂訓天下
無生而貴者爾其寵至而聿修祗服恩榮永綏壽嘏
可特授檢校少保昭慶軍節度使大寧郡王
十七日殿中侍御史李擢奏乞依近降指揮士庶納
金銀數多者先授以官非特示民以信亦可激勸來
者奉聖旨依奏由是百姓王宜王革以下推恩有差
戶部尚書聶山兼領開封
借工部侍郎鄭望之特授戶部侍郎
聖旨李棁李鄴鄭望之奉使失詞妄許金人金幣並

罷
十八日聖旨鈔旁定帖錢並罷依祖宗法諸路贍學
戸絕田産合歸提舉常平司諸州郡見行錢可並罷
聖旨應批降處分雖係御筆付出者並依祖宗法作
聖旨行下常切遵守
聖旨廉訪使者罷其定馬承受公事依祖宗法
孟鉞上章薦范宗尹朱夢說聖旨依奏並詔赴闕是
日統制官馬忠以西京募兵至遇金人于鄭州南門
外乘勢擊之殺獲甚眾于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

出自京城以南民始奠居
十九日兵部尚書路允迪除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差奉使河東
二十日專領收簇大金國犒軍金銀所面奉聖旨大
金國兵馬圍京城其勢甚急朝廷爲宗社生靈遣使
和議須藉金銀幣帛以結盟好金國要金五百萬兩
銀五千萬兩今來所斂金銀上自宗廟宮禁乘輿服
飾之物盡行劖刷止得金三十餘萬兩銀一千二百
餘萬兩尋津置前去大金爲見其數未定復遣使臣

諭意難爲退軍兼恐兵衆犒賞不均必致怨怒卻來攻城男子盡殺婦人驅虜屋宇焚燒金銀錢物竭底將去今來計無所出遂將前後黃榜並行拘收別出榜文訓諭朝廷追切之意仰自今月二十一日爲頭應執政侍從官宗室外戚將在家所有金銀盡數赴逐庫送納外其餘士庶諸色人並仰於兩日內罄所有金銀立便送官如有藏匿寄附送納不盡之數限滿並許諸色人告論列于法許相容隱之人亦許陳告並以所告之數三分之一充賞告者金萬兩銀十萬兩除告賞外仍與成忠郎金一千兩銀一萬兩除賞外與承信郎如親鄰知情不告告而不盡並與同罪籍沒家財誣告不實以其罪罪之今來所降指揮事出急切若因金銀不足和議不成遂致家族不保雖有財寶何所用之仰士庶體認朝廷憂民憂國之意疾速前來送納俟事定日等第推恩如敢違者並行編配所有金銀稜道免納州南赴左藏庫州北赴元豐庫州東茶場州西榷貨務交受

靖難軍節度使种師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

路兵至李綱上奏曰勤王之師集者漸衆兵家忌分
節度歸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仲等聽節制上降
御筆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矇
可也于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簽書樞密院事充河
東河北京畿宣撫使以姚平仲爲宣撫使都統制應
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宣撫使司又撥前後軍
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師所統者左右中軍而已
二十二日聖旨今後金國稱呼只以大金爲稱合用
國字者依自來體例施行更不得以金國爲稱

二十三日聖旨借到士庶金銀令拘收籍沒王黼李
彥等房廊住宅田土及戶絕田產給還願空名官告
補度牒紫衣師號者聽
二十五日直秘閣折彥質落致仕除直龍圖閣充宣
撫司參謀官日下供職
開封府奏本府捉事使臣韓膺等狀蒙差體究王黼
所在契勘王黼二十四日至雍邱縣城南二十里永
豐鄉輔固村爲盜所殺取到首級申報
二十六日宰執等裒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

六宮官府器皿皆竭又送以服御犀玉腰帶珍珠寶器珍禽香茶錦綺酒果之類并以祖宗以來寶藏珠王等准折復索之于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于是王孝迪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金銀以收簇犒設大金軍兵所爲名揭長榜于通衢立限俾悉輸之官限滿不輸者斬許奴婢及親屬諸色人告以其半賞之都城大擾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兩而民間藏蓄爲之一空

二十七日勤王之師大集西兵將帥日至又聞金人

虜掠城北屠戮如故而城外皇妃皇子帝姬墳墓殯殯發掘殆盡李綱奏上曰金人之兵張大其勢然得其實數不過三萬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雜種其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于是始有用兵之謀

二十八日檢會開封尹王革言兵曹掾孫恭士曹掾張袞並擅棄官守出城逃竄奉聖旨並特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恭送桂州袞送昭州編管令差人勾捉管押前去

泗州奏承發運使盧宗元行下司牒奉道君太上皇
帝聖旨應淮南兩浙軍等處傳報發入京遞角並令
截住不得放行聽候指揮又于正月十四日承恭謝
行宮使司劄子奉道君聖旨杭越兩將將兵江東路
將兵及逐州不係將兵及土兵弓手等未得團結起
發聽候指揮使喚先具兵帳申奏仍劄子鎮江府揚
泗州照會如已差發過人數並截留具奏臣等看詳
本州先于正月初七日准尚書省黃牒十二月二十
四日三省樞密院同奉道君聖旨除教門事外餘並

不管臣等今來所承發運使幷行宮使司兩次指揮
係是軍期要切利害未審合與不合依稟施行奉聖
旨令依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指揮
戶部尚書聶山除延康殿學士淮浙荊湖制置發運
使祕書省校書郎余應求奏臣聞春秋之義大正始
克正其始始或不正後將若何陛下嗣位之初彊虜
入寇雖曰事守禦未暇施為所尤當正始以示天下
曾未踰月其失有七若積日累月萬幾之微所失可
勝言耶雖曰宰輔非才朝廷之過亦陛下之失也臣

請陳之陛下踐祚之次日太上帝后之典冊未舉而宣制先立中宮議者謂陛下緩于父母之禮而篤于夫婦之愛若宰執有請是導諛也若陛下意而不能達明是縱欲也二者無一可此失一也太學書生上書陳六臣之奸陛下不能以義斷恩即賜施行遂使羣奸隨太上東去今召之不敢來責之不即罪可不爲深憂乎此二失也虜人入冦長驅而南有大河之險以爲守禦梁方平何灌各將兵數萬不爲夾河固守之計無故退師使虜馳騎直抵城闕陛下驚憂忍

垢屈已而與之和二人之罪大矣稽之軍法在所不赦何灌雖褫官自効而梁方平偃然自如略不施行賞罰功罪如此何以使人必用命乎此三失也人主以論相爲職得其人則天下治失其人則天下亂今日所以召亂至此者論相非也陛下中興尤宜慎此初罷白時中繼聞翰林草制搢紳屬望賢相而宣制之日輿議沸騰咸謂李邦彥之空疎張邦昌之庸謬在上皇時備位政府累年曾無一言規正裨補今日之事預有罪焉往事已如此又烏能補陛下惟新之

政平若王孝迪蔡懋李棁路允迪之進用士論尤嗤
鄙之搢紳士大夫豈無英傑而必用次選哉此四失
也諫官之職所以輔導人主其任甚重近者至使諫
官家至戶到搜索金銀使之旣非矣而諫官亦受而
不辭市井之人指而笑之或曰強虜在郊事出廹切
然君之使臣雖艱難倉卒尤不可以廢禮此五失也
梁師成時若愚皆往時奸諛之甚者罪當誅斥近聞
內侍官道觀金銀皆使二人總之又聞臣僚所上書
疏尚仍昔弊送文字庫外議咸謂陛下復加信任臣

固知其不然而流言藉藉小人因得以濟其奸不可
不慮此六失也近日又宣皇子封郡王之制夫以陛
下元子禮所宜先而艱危之時宗社未保城門閉拒
中外不通未宜急者稍候數日寇退而後命之豈曰
後時哉此七失也陛下頃在東宮恭儉之德聞于天
下今事之失中者天下之人皆知非陛下之過然宰
輔非才不能輔導已如此而諫臣又噤默不以聞臣
竊惜之臣又聞古之聖主不貴于無過而貴于改過
不患于有失而患于不聞其失故書稱成湯之改過

詩美仲山甫之補闕而子路聞過則喜聖人與之君子知過而能改小人則文過而飾非故也茲事既往言之無及誠望陛下考慎其相擇賢而命之兢兢業業日甚一日後有過舉不吝改之以成日新之德則聖人之道優矣臣草茅一介輒觸忌諱罪當萬死惟陛下赦其狂愚而採擇之幸甚

二十九日聖旨高衞日下催促沿路綱運發來赴闕

宋煥罷發運與在京差遣

責授彰化軍節度副使梁師成至八角鎮卒

三十日新除吏部侍郎王富奏四壁城上守禦兵卒器仗並已足備而居民烏合無用特用准備臨時般運矢石而已且令籍定姓名緩急勾呼奉聖旨權令放散

發運司管勾文字王以寧進士任申先沈穀並召赴三省審察

聶山且依舊管戶部尚書幷開封府職事聖旨訪聞隨從道君殿前宣撫司等人兵往往拖後赴隊不上因而逃亡者甚多可並與放罪依舊歸元軍分收管

仍與犒設

御筆遣內侍李中正差往東南尋宣宇文虛中

靖康要錄卷一

靖康要錄卷二

二月一日皇帝御明堂頒朔

詔聶山充發運使措置軍與糧草應江淮荆浙福建諸路軍政兵器並令措置以聞或有差撥並聽聶山節制敢有稽違盡行軍法

二日宣撫司都統制姚平仲率步騎萬人刼金人寨不克而奔

三日李綱罷尚書右丞親征行營司种師道罷宣撫使幷廢罷親征行營使司

發運使聶山添差領開封尹依舊戶部尚書

四日虜人求上母弟爲質乃以駙馬都尉曹晟使其軍晟尚榮德帝姬與上同生故遣之避虜酋名改晟曰寔兵部員外郎臧瑀職方員外郎秦檜充割地使

五日手詔士庶伏闕上書願見李綱种師道朕深諒爾等忠義已令綱師道傳旨撫諭若更有乘時恃衆亂行毆打內侍令綱師道以軍法從事便令退散如後去之人當行軍法

御批李綱依舊右丞提舉京城西壁應舊行營兵馬

孟鉞上言臣近乞召用朱夢說范宗尹事已蒙俞允
天下幸甚臣便懷廹切之誠望賜采納臣聞太常少
卿李綱推孤忠自許之誠首決天下之大事蒙陛下處
以股肱之任雖愚懵無知之人亦皆鼓舞欣抃况忠
直有識之士哉今日忽聞李綱緣用兵少挫已蒙加
罪以常情論之固當如此以大事論之則臣別有愚
見夫李綱起自孤寒奮不顧身施骨鯁藥石之論當
披堅執銳之敵可謂忠孝之極人所難能也然一人
之才安能盡十萬人所長諸葛亮管蕭之亞匹也猶

有治戎爲長奇謀爲短之說然劉備不以奇謀爲短
而不用也惟在人君因所長而任之耳陛下若謂李
綱短于用兵令罷行營使則已若更奪右丞之職民
心定不安也非特民心不安又恐天下知李綱緣忠
正大用以微罪重責使賢良之士畏懼而不敢言壅
遏之弊自此始矣臣竊爲陛下痛惜之伏乞始終保
全令依舊裁決大事專意進退人才庶少裨陛下重
光之明仍候朱夢說范宗尹到闕亦行大用取進止
聖旨依奏

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臣聞任賢勿貳去讒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妬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恭惟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邪之分宸衷判然天下戴以爲社稷之主而在廷之臣勇奮不顧其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妬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彦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廸蔡懋李棁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于卿監之中不一二日任爲執政中

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能去邪矣然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彦又相邦昌其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又復罷李綱職事臣等驚惑莫知所以此必邦彦擠陷葢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彦等嫉若仇讐恐其成功臣等聞綱比決大策用兵偶然有小不利邦彦等遂得乘間投隙歸罪于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因未足以爲善小挫亦豈足以爲辱況示怯示强奇謀祕計豈可遽以此傾任

賢之事臣等竊聞邦彥時中夜勸陛下他幸玆豈爲陛下計蓋時中邦彥等初見事有警急已差除親黨旋領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有身爲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只欲倉卒之際各自逃遁以保妻孥自諸大臣一鼓而唱之百官有司羣趨而和之遂令京師一城閧然騷動弗安其居至聞羣臣勸陛下他幸則中外恟恟不能自保當時若非綱爲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爲邱墟百姓生靈已遭荼毒但聞陛下將有棄宗廟之名何從復

有天下賴陛下聰明不惑羣議斷自聖志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以手加額仰嘆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譖謗忌嫉無所不至臣等竊見邦彥等事太上皇帝享高爵厚祿爲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北師天下皆知其不可上皇決之羣臣惟鄭居中力爭此事不可輕舉而王安中力贊王黼以遂其事邦彥非不與聞此議而略不加可否于其間其寔亦皆陰助王黼以貽今日之禍使

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陛下新即寶位遽有變亂之虞慄慄危懼不遑宵旰邦彥並當引已歸咎自求貶放以謝君父而乃當此國家危急之際尚敢偃蹇自若將祿固位坐妨賢路而復忌嫉賢能害國家大計惹邦彥首倡請和之議又請割地挫辱國勢今欲必遂前非以逭罪咎幸綱小失因緣沮毀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社稷存亡特未可知若謂虜人眞願請和則既和之後何故尚敢攻我京城縱兵四掠屠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垂尾緩則跳梁乍臣乍叛變

詐百出竊知今日困弊不可支吾聞陛下信任李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遂致李綱罷廢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駭動至于流涕相弔咸謂不日爲虜擒矣則是陛下罷廢李綱非特墮邦彥計中又墮虜計中矣聞朝廷又欲增與驢馬等物無乃借冦兵而資盜糧乎又聞邦彥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念祖宗土地得之甚艱又況河北塞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鎭塞河朔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鎭是棄河北若棄河

北則朝廷能復都大梁乎能更都洛陽乎且如太原一郡凡經藝祖太宗兩朝親征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取之者葢以此地控扼二虜下瞰長安纔數百里今若棄太原則長安重城千里日在其睥睨中朝廷又安能往都乎此祖宗所以特重兩河之地自眞宗仁宗朝以來北虜葢嘗有割地之請當時朝廷寧屈已增幣以塞其欲至于土地一寸不肯與之聖聖相守咸念祖宗艱難之功惜國家要害之地不忍棄也今陛下卽政之始邦彥等使欲棄祖宗境土不知待

陛下作何等主耶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十有餘郡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不復敗盟否竊恐口血未乾已引兵南向矣自大梁至長安既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是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焉又未可得陛下將于何地而奠宗廟耶又況保州乃祖宗陵寢所在一旦陷于北虜必遭暴露國祚長短所係非輕邦彥等忍棄之耶其意不過欲抒目前之急不爲國家長久之計又不過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亦恐李綱

成功之後自知前議之失罪有所歸故併力沮之期
于必勝想邦彥日在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兵
之事必故作驚怖之狀爭爲危迫之言以恐陛下欲
陛下必聽其計以害李綱自綱遭遇不次拔擢邦彥
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薦引私黨以塞陛下
進用李綱之路而王孝迪者又是邦彥姻家必與羣
奸力排以助邦彥而在臺諫者亦多邦彥等黨前日
邦彥請召國子監長貳相見累日乃聞祭酒謝克家
除諫臣司業孫覿除侍御史臣等在學備見此事衆

心不平豈有天子欲用耳目之官而宰相大臣前期
召見以收私恩其意安在想今臺諫之中鮮爲陛下
發一言以明李綱之無辜者綱可謂孤立無助臣等
竊謂朝廷之上非特綱爲孤立而邦彥等自爲身謀
不以腹心事上恐陛下亦成孤立矣可勝寒心天下
共知綱于國家可以大用臣等請爲陛下言其一二
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
木栰爲大水計是時邦彥等皆在朝廷曾不聞一人
爲君父備者又不聞有一人言及灾異者獨綱忼慨

爲上言之至爲奸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宰相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陛下當此方深北顧之憂而左右大臣無一人爲陛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黨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擲開邊隙以致今日之禍今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于匹馬隻輪無還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李綱小挫而加罪乎若以虜人串請和議遂欲罪綱以謝虜無乃中其反閒之術乎若因邦彥等譖謗之故廢斥之無乃遭其愚弄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在朝廷爲甚重今日宗廟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急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無終爲異議所沮者昔魏文侯令樂羊將兵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至有謗書一篋及羊功成而歸文侯出其書示之羊乃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任臣之功也唐憲宗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憲宗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兵常勝則古今何憚用兵耶[illegible]將帥臣勇怯兵力强弱措置如何耳渠一敗便沮

成計乎于是左右不能用其間而裴度請身督戰卒
破蔡賊史臣有曰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難也韓愈
誦憲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號稱中興
之主正在于此惜其勿克有終也臣等願陛下遠鑒
前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異議之臣奮發英斷復用
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臣等爲陛下今日計莫若
斥邦彥等拔綱而相之想吳敏耿南仲必肯與李綱
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召徐處仁唐恪等寘諸左右而
閫外之事盡付种師道使專之內外將相之臣必肯

悉力協心助陛下大有爲于天下者矣臣等學校諸
生素與綱無半面之雅而邦彥亦昧平生所以勸陛
下進綱而退邦彥者豈有他哉蓋生靈之命與社稷
存亡在陛下用綱與不用去邦彥與不去耳天下公
論如此臣等豈敢默然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爲未足
信試御樓呼召耆老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道路
商旅一問之試咨百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
而邦彥等可去也陛下用舍之際不可不慎臣等布
衣之賤論及宰相罪當萬死干冒天威不勝俯伏待

罪之至
資政殿學士宇文虛中知東上閤門事王球奉使斡
離不軍先是正月七日何灌奏金人已到城北朝廷
且遣使人出來勞軍恐有商量于是鄭望之借工部
侍郎充奉使大金軍前計議使高世則充副使令縋
城而下見虜使吳孝民云皇子郎君到趙州路上截
得今上皇帝即位赦書以手加額云既是上皇禪位
無可得爭卻與他講和休皇子郎君謂斡離不也又
云如今南來只似買賣也望之問買賣之說如何孝

民云要割大河爲界更要犒軍金帛望之云如此即
非買賣卻是强取也遂引孝民入城八日孝民朝見
陛殿跪奏今來議和皇子郎君要一大臣過去李綱
前曰臣請行時朝廷已委綱御營守禦勢難輟行遂
差同知樞密院事李棁與望之往使謂上曰若虜人
及割地使勿許歲幣增及三五百萬不妨論及犒軍
金銀可許銀三五百萬兩又命棁押賜金一萬兩及
酒果賜斡離不出城時日已昏黑有金人騎兵三兩
人不知是使人射箭相及從者一人死之餘兩人亦

傷夜至孳生監見斡離不斡離不但訶國家違盟如受歸朝官及賜平州張瑴殺金賊之詔事見謀夏錄如此三五事都不及和議梲云有皇帝賜到金一萬兩及酒果乃令吳孝民交割是夜宿孳生監蕭三寶奴耶律忠張愿恭三人來云皇子郎君至中路便意回只訶南朝不遣使人來賀望之云朝廷已遣給事中李鄴去不知甚處逢大金人馬更不得消息三寶奴云李給事知是上皇遣來皇子郎君道不知他今上意旨如何望之云主上即位十餘日上皇南幸朝廷倉

卒未及遣使而人馬已及城下三寶奴云皇子郎君自入界不見遣使來駐腳不定到此間今來和議無慮不了但南朝多失信須要一親王往大金爲質北朝以人馬到處爲界今已到汴京皇子郎君只要以河爲界望之云南朝得北朝地把守不得北朝得南朝地亦恐難守不若多增歲幣卻可商量三寶奴云說得極是但許多人馬到來不成教空歸去大金人馬不似南朝健兒逐月有請受望之云若是講和朝廷須犒勞不知有多少軍三寶奴云河東國相二十

萬皇子郎君三十萬如今講和便遣人去止河東軍此事朝廷遲疑早了便宜望之云昨日面得處分若說及犒軍可許銀三五百萬兩此數亦不易出也三寶奴云金人去家有六七千里動經一二年須得逐人得兩錠銀一錠金方得望之云太師開得許大口又要以河為界好難商量九日虜使韓宣徽云皇子郎君遣人去打城也望之云既是講和何言打城韓笑云且要耀兵遂見斡離不笑云打城人適以已勾回矣又云講和事自此遣人去朝廷理會于是三寶

奴耶律忠王汭受斡離不書一封又一幅不封與望之同入城不封一幅乃是所須金銀表段數目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匹表段一百萬疋一更後到殿門又見所進書方知要割三鎮及親王一員候回日送到河要宰臣一員同往交割地界十日與使人會殿門幕次奉聖旨令少宰張邦昌往軍前議事俄頃又令中貴引皇弟康王傳宣云康王請行梲云大金恐南朝失信故要親王送到河別無他康王正色云國家有急死亦何避聞者悚然李鄴自磁州

路上遇金人同至城下是月斡離不令隨使人還城中見呂頤浩等數人皆還十四日邦昌從康王出城赴軍前李鄴高世則賫和議書送伴蕭三寶奴等同去二十七日宣召棁與望之對寍福殿上曰國家無許多金銀禁中卻暼有珠玉等可過去商量以此准折遂往評議斡離不許之二月十日望之同李棁賫珠玉犀角象牙出城須臾耶律忠來相見云皇子郎君令來交割訖棁上馬入城是夜姚平仲刼寨斡離不請康王及張邦昌相見帳前剳本朝旗幟數

百面及俘虜到將校數十人再三詰責邦昌邦昌云必不是朝廷如此恐是四方勤王之師各奮忠義自相結集故來刼寨斡離不云待道是賊來怎生有許多相公滿心只可道朝廷不知也五日朝廷遣宇文虛中到軍前虛中與望之相見共道皇子郎君有再和之意刼寨事只做朝廷不知六日王汭隨虛中入城報聘汭云王子郎君道刼寨不干鄭侍郎事教他入城初种師道以三鎭不可棄城下不可戰在朝廷則堅守和議之約候姚古來兵勢益盛同共商量軍

中自遣使人往謂三鎭國家邊面所係決不可割若割三鎭則我等將帥用兵無已時據三鎭賦入所得增作歲幣庶幾和好久遠如此遣使三兩轉勢須逗留半月重兵密邇彼不敢遠去計虜孳生監粮草漸竭勢須北還俟過河以騎兵尾襲至眞定中山二鎭必不肯下彼腹背受敵可以得志大臣急于邀功以爲迂濶遂用姚平仲平仲古之養子也嘗從童貫平方臘回京師誇大殺獲魔賊之多大臣信其說意謂以殺金人如殺魔賊故敗繼而虛中往來和議遂定

六日手詔朕以不德獲奉宗廟卽政累日大金擁兵遂抵京城于四方賢才未暇遠有號召也永惟國家大政事已詔三省樞密院盡遵復祖宗法而近世名臣未有褒錄何以示朕意司馬光范仲淹可贈太師張商英可贈太保應元祐黨籍元祐學術指揮並不施行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聖旨比年以來京城拘收折毀民居甚衆至民無所安居應苑囿宮觀有可廢以予民者三省樞密院速條具以聞

聖旨宇文虛中除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

聖旨士庶伏闕上書本出忠義已行撫定訪聞奸人乘時尙敢聚散作鬧或刼掠財物毆打平人令開封府三衙只今前去巡警彈壓如遇有此等人斬訖聞奏如彈壓無功當議黜責

德安府進士張炳太學生雷觀上書論事可嘉並與同進士出身除祕書正字旣而無闕除太學博士

范致虛召赴闕　許翰除翰林學士

七日手詔童貫等妄興邊事懷奸蠹國悉皆東下前

往江浙在京如梁師成譚稹李彥已行遠竄所存百餘員皆小官踈遠之人並不係從來被重任享厚祿者今又自陳乞依舊制寄資恩數等一遵祖宗之典百姓無知鼓倡率衆擅行誅戮刼奪財物震驚京闕皆不奠居已指揮李綱幷三衙分頭彈壓捕爲首之人悉行軍法爾等各歸常業毋蹈極刑尙敢結集仰徒中反告支賞錢一千貫咨爾黎庶仰體朕意

蔡懋除資政殿學士知北京日下前去

徐處仁除中書侍郎候替人到赴闕

中書舍人席益除徽猷閣待制知河中府
吳衍徐翰林學士日下供職
聖旨近緣奸人糾唱百姓妄稱內臣謀叛今子細推
究並無寔迹顯是潛行誣執意在攘奪作過雖已節
次捕獲斬戮慮尚結集人衆恐京城遼遠未暇遍知
令廣行告諭皇弟肅王樞少宰張邦昌除太宰著作
佐郎沈晦借給事中使斡離不初金人請以越王代
康王爲質上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及駙馬
都尉曹晟以行

八日訪聞輔郡兵馬副統制王蕃置司本在畿內今
卻領兵南去襄陽府又移文州郡稱金賊圍閉京城
要江東西湖南北福建廣南陝西等路兵三十萬唐
州置司處交割卽令用兵見在北方及京師戒嚴之
時不委王蕃因何南渡漢江去京城八百餘里不知
蕃意所在又蕃止絕州縣不得將錢物入京並令于
置司處交割領軍衛護官屬日馳百五十里故敢狂
悖妄作阻兵自營寔無勤王之意奉聖旨王蕃責授
海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所有見領兵馬令所在州

軍拘狀責命令吏部差使臣前去尋覓

何㮚除翰林學士　許翰除御史中丞

唐重試中書舍人　楊時除諫議大夫

梅執禮除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

毛友知杭州並疾速之任

翁彥國依舊發運使高衛副使

方孟卿判官盧宗元陸寘並罷聶山除發運司指揮

不行　九日差宇文虛中王球再往大金軍前奉使

仍就差迎康王又差王時雍高世則館伴大金朝辭

人使

十日康王歸上喜甚賜予良渥寵以太傅之命王居

金人軍中幾月姚平仲劫寨之夕恬無所驚及歸都

人大喜爭出觀之

金人既得三鎮之詔及肅王爲質卽不俟金帛數足

遣使告辭上賜宴于軍中

制曰凡賞無常雖小臣而必錄因心則友矧介弟之

敢忘疇其顯庸錫以蕃祉涓辰之吉揚命于廷皇弟

太保遂安慶源軍節度使康王御名德宇清深風度

凝遠出神明之胄閱義理以居多依日月之光安譽
處而無斁比戎騎之侵軼至郊圻之驛騷毅然請行
奮不圖已有此奇節顧烈士而或難壓以至誠雖强
敵而可感幸退師而底績遂擁旆以言歸是用蹐帝
傅之榮班分州牧之重寄申威雙鉞進退兩藩以勵
羣倫以愔至愛嗚呼原隰裒矣旣見急難之情福祿
嬿之宜其安平之樂往膺光寵益介酬庸可特進太
傅靜江奉寧軍節度使桂州牧鄭州牧依舊康王
詔罷明堂頒朔布政　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與告

和使借右文殿脩撰宋彥通參議官借工部侍郎滕
茂寔管伴金人王介儒劉思等使粘罕軍
是日金人退師
十一日馮澥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講赴闕
十二日遣王球使河南大金軍前迎接肅王
手詔朕以眇躬託士民之上夙夜祗懼靡敢遑寧比
者金人犯順都城閉關踰月軍民展力捍禦寔勞朕
知之矣而不逞之徒輒乘時造端相煽爲變內作不
靖震驚朕師謗詈大臣毆擊內侍白晝剽掠乃敢公

肆凶殘朕念嗣位之初首遭艱難德意未孚致汝等抵冒如此朕甚悼焉播告汝等朕自今庶事並遵用祖宗舊制選用大臣裁抑內侍不崇飾恩倖不聽任奸人不輕爵祿不濫賜予不奪爾居以營宴遊之地不竭爾力以廣無用之費凡蠹國害民之事一切寢罷務與汝等休息其有奸宄不悛敢復犯法紊亂我綱紀當重寘刑戮必罰無赦咨爾有衆明聽朕言罷殿中監符寶郎

聖旨樞密院在祖宗時參用勛舊武臣朝廷修整兵

倘宜擇得軍心武人爲簽書同知庶幾緩急可倚仗三衙軍政之本祖宗規模宏遠今悉廢弛宜擇有威望邊將用之以揚厲軍旅　种師道同知樞密院事

制曰朕仰承聖議獲紹大統適邊塞之懈弛致郊畿之驛騷荷天之靈俾敵悔禍既遣使而講好遂以時而退師載惟千里幅員罹屠掠之苦四方遐遠多調發之勤兵屯嬰守扞之勞編戶傷括輸之急朕每念此惻然痛心不能保民乃使重困永思厥咎在予一

人是用疏曠蕩之恩沛汪濊之澤嘉與海內底于丕
平可大赦天下於戲三事大夫羣后庶尹國勢委靡
而不振宜思所以捄治之方黎元愁歎而無聊宜思
所以撫綏之術保疆固圉節用廣儲庶幾協心共圖
康乂

太宰李邦彥奏乞致仕手詔李邦彥任政府屢年累
形憂國憂民之誼以至愼惜名器抑裁冗濫獻納非
一朕在東宮時熟聞嘉譽策立之際備罄忠誠金人
犯闕其所建明惟知利社稷撫軍民爲急朕一一施
行衆志未能遍諭乃作勿靖鼓唱流言又與前日異
意元惡之人忽生怨憤寔駭予聽已依所乞宮祠播
告中外咸信勿疑

十三日尚書右丞李綱知樞密院事

聖旨宰執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副並罷

陝西漕臣吳興祖京西劉民瞻淮南龔端兩浙李弼
孺江東曾注並罷

十四日賜簽書樞密院事耿南仲第一區尋詔非祖
宗舊法所降指揮更不施行當自政府始

制曰大臣事道必嚴去就之規明主佑賢務全體貌之志眷時元輔久執化鈞方引疾以辭榮用疏恩而渙號起復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李邦彥毓德惇大秉心曠夷以高文掞藻于禁林以偉望奮庸于政路遂叅夢卜進任台衡丕叙羣才以大明于國是力裁衆弊曾不顧于身謀迨予纘紹之初載嘉翊戴之職登之冢宰倚以遠猷方四郊多壘之虞惟一日萬幾之曠雖稍間于綏定念正賴于枚盧忽覽奏封力祈謝事諭言屢遣章卻復來惟陳誼之甚高遂貪賢而

奠獲加班崇于祕殿行使組于殊庭併衍戸租是昭眷禮於戲進而許國既朕心朕德之咸知退不忘君尚嘉謀嘉猷之入告往安素履用體至懷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太一宮使依前起復特進

制曰朕祗膺聖訓纘紹丕基遵例揚功仰憲祖宗之舊圖事揆策旁咨弼亮之賢爰得异才俾登宰路告爾朝列咸聽朕言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吳敏氣和而志剛才通而識邃潛心自得學造古人之微秉義不回德全仁者之勇蚤儀禁橐遂贊政機非堯舜不陳

安社稷爲悅定禁中之策寔靖我家運堂上之奇遂
固吾圉逮鈞衡之虛次謂公議以咸歸是用升次輔
之聯兼以列西臺之侍陪敦多邑躐進文階併錫寵
光用昭眷禮嗚呼慨觀今日浩若涉川考政刑則本
末失倫語才用則上下交困易于出令而宣布者多
還輕于用人而欺誕者得肆廢仗節以狥義咸僥利
以成風國勢頽靡而不張軍律汰玩而無紀非至公
無以破黨與非持重無以鎮奸萌卿其畢議而力行
朕且虛已而傾竚往欽成命以究永圖可特授銀青

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　簽書樞密院事耿南
仲除尚書左丞同知樞密院事李梲除尚書右丞李
綱言伏奉聖恩除知樞密院事聞命不知所措竊以
鴻樞之長專統兵機宜得魁奇英偉之人以居其任
臣本書生進由庠序雖常以忠義自許妄意事功而
性剛才拙動輒多忤初荷上皇識拔執筆螭坳日侍
清光屬大水暴至士庶奔走爭具舟栰無敢言其所
以然者臣謂此非小變上疏指陳冀得直前論奏當
路擠排流落七載上皇憐而收之使貳奉常永惟大

度之私方圖國士之報去冬因邊吏弛備金人諡據
全燕肆其兇焰來犯王略太上皇帝厭萬幾之繁欲
授聖子意未有發臣與少宰吳敏協建大策贊成內
禪歲首上皇南幸淮浙廷臣亦有勸陛下爲避賊之
計者臣躬述利害回鑾輿之行爲固守之策陛下不
以臣卑鄙驟加擢用自庶僚不五日而預大政仍委
以親征行營使事臣感陛下不世殊遇顧殫犬馬之
力受任以來夙夜憂勤深恐勛績不效以負陛下知
人之明故簡閱將校率勵士卒躬冒矢石登城以禦

敵晝夜巡警戢奸以安衆間道移檄河北諸鎮豫爲
隄防忘食不寢修戰具嚴守備以俟援師既集欲因
利乘便連營逼虜使之進不敢攻退無所掠勢窮食
盡渡河而遁擊其半濟勝可萬全策慮已定而姚平
仲引衆遽出幾敗大事然平仲受節制于宣撫不關
白于行營二月一日夜半平仲之出种師道猶不知
之在微臣寔無所預是夜四鼓陛下聞其交鋒詔臣
應接頃刻之間使者三至臣適感寒伏枕力疾承命
出景陽門至班荆館親督將士列布衝要分遣軍馬

觧范瓊王師古等圍親以中軍捍拒賊馬射殺金賊甚衆是夜臣陳兵扞禦徧城下明晨復列陣與賊相望臣所統兵馬士氣百倍欲戰然臣是晚求對不可已而賜罷恐懼自省莫測其原仰賴陛下至仁至聖灼見愚欵寔無他腸特賜宸翰許之保全慮其空乏之加錫兼金未逾三徧亟垂召見俾還舊物盡付京城四壁守禦之事諭以怨仇讒謗欲持平仲之罪中傷微臣伏惟陛下天地父母覆幬生成之恩不可爲量瞻謝之際感泪交集德隆命輕捐軀曷避惟是都

城細民因間殺掠內侍理宜彈壓臣躬稟睿旨即取其最不逞者斬數十人梟首通衢以靖羣衆重沐聖恩令臣知樞密院竊惟和議既成金賊擁重貲邀名鎮不戰而得所欲臣誠私心痛之既乖臣本志兼總兵政豈其所宜且祖宗舊法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統其衆兵衆隸于三衙而不得專其制今臣既統行營之兵又制樞廷之令改于舊法未見其可臣竊謂羯胡初退四方勤王之師未有所屬中都畿邑團結保甲之兵未有所處須于旬日之間犒賞條具以勸

王之師盡付制置使姚平仲种師道以團結保甲還州縣使各安其業內外人心既已救寧臣當抗章自陳請避賢路以遠讒謗全陛下始終之恩此心素定有如皦日今雖未敢亟去而魏冠樞廷非所宜據固當懇辭得請而後已所有告命未敢祇受奉御寶批降詔不允日下供職

知樞密院事李綱奏諸路勤王之師民兵等官並與轉一官其民兵到本處令優與犒設從之

十五日監察御史胡舜陟奏臣竊以御史耳目之官

以言事爲職故監察御史自唐以至本朝皆論政事擊官邪與殿中侍御史同元豐紹聖悉著令甲至崇寧閒大臣營私欲其便已遂變祖宗成憲使人君無兼聽之明而南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名存寔亡害治尤甚今多事之時以開言路爲急方陛下降寬廣問猶下采于芻蕘況臣等輩忝備臺屬使望清光効愚忠仰禆全政萬一不勝幸甚伏望睿旨本臺今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文以復祖宗之制奉聖旨依祖宗法

新除少宰吳敏奏臣伏見二月五日士庶伏闕乞復用李綱且仍留种師道宣撫聚衆既多遂聲言欲毆擊宰執至撾碎登聞鼓擅殺內侍十數人賴陛下聖明卽刻撫定臣待罪樞府不能彈壓以靖國人致使軍民因忠義之心成變亂之禍臣罪甚大不敢逃刑重念艱難乏使之時不敢自拘司敗臣卽時宣奉睿旨令李綱种師道三衙開封以軍法彈壓今首尾數日元惡就誅徒黨黥配罔有佚罰朝廷刑威稍伸于國人矣李邦彥累乞致仕陛下已降旨從所請抑臣

有區區之見願為陛下陳之者高歡在魏見衛士聚黨焚領軍張彝宅朝廷畏其亂不敢治退遂散家財結死士卒成伯業由此觀之國家不能修政刑者奸雄窺伺之資也古語有之曰投鼠忌器況天子之相乎李邦彥輔佐上皇自前歲已來罷易宰相更革政事以定山東河北之冦皆邦彥之力洎受命上皇授立聖明倉卒之際上皇付託以腹心勤勞寔多又建遣李鄴輩使金人軍中終賴其力但邦彥為人畏慎太過緩于事幾而國人不堪圍閉之苦取金帛質親

王之辱至罷李綱示不復用兵則國人不勝其憤遂有此變邦彥之始末如此異時姦惡如王黼未嘗得此于國人而邦彥遭此豈非不幸乎臣願陛下下臣章曉諭國人因使四方知前日爲亂之黨已就誅責而邦彥之爲人稍自白于天下然後加恩禮起邦彥惟陛下聖斷奉聖旨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國子司業黃哲等奏以太學諸生伏闕上書致令兵民作鬧見今待罪奉聖旨朝廷方開言路通達下情士人伏闕上書乃是忠義所激學官何爲自疑乃爾

待罪可速安職仍曉諭諸生

十六日聖旨內侍特旨令轉出或致仕者並與換官已轉出者改正仍今後內侍並轉至武功大夫止餘令條具聞奏

十七日探報虜人渡河北去

臣僚上言審取舍以辨是非行賞罰以明好惡明主之先務也竊見蔡京于元符建中之際包藏既深罪惡未顯有識之士雖知其必亂天下而嗜進躁妄之徒方且倚以爲宗主故右司員外郎陳瓘嘗爲諫官

獨能推測其用心而披抉其奸狀于未著之前詳言極論明若蓍龜至于今日无一不効故京尤忌畏之比一時言事官得禍最酷諸人既得自便而瓘獨再貶指定居住州郡流離羈窮終以廢死忠義之士至今悲之語及瓘者未嘗不爲之流涕伏望聖明優加追贈及官其子孫以爲忠義之勸奉聖旨故承事郎管勾太平觀陳瓘贈右諫議大夫仍與一子恩澤

制以同知樞密院事京畿宣撫使种師道爲檢校少傅鎮洮軍節度充中太一宮使

少宰吳敏等表以四月十三日爲乾龍節詔所請宜允澤州奏大金國相粘罕兵次高平縣初粘罕既破忻代觀察使折可求以麟府兵承宣使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爲所敗遂圍太原攻之月餘不能下而平陽府義軍叛義軍皆童貫張孝純所招雲中人也分布河上諸郡平日養贍蓄積爲之一空及金人入寇孝純以義軍五萬人守石嶺關先叛從金人至是諸郡往往殺戮或逐出之而在平陽者破城叛去攻陷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攻高

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命統制官郝懷將兵
一萬屯河陽扼太行琅車之險以种師道為河東河
北宣撫使駐滑州以姚古為制置使總兵援太原以
种師中為制置副使總兵援中山河間諸郡
十八日聖旨李邦彥受命上皇輔翊朕躬應恩數等
並依白時中例施行
少宰吳敏辭所遷官奉聖旨可通議大夫就職
十九日聖旨催督王球過河前去大金軍前迎請肅
王以初約至河即回故也　聖旨可選用老成忠厚

之人為太學官訓教諸生使自知恥自好處不倡導
紊亂朝政詔以右諫議大夫楊時兼國子祭酒初种
師道為宣撫使李綱為親征行營使姚平仲謀刼寨
數日行路皆知之虜先為備二月一日出師以為功
在頃刻矣御營使司屬官方會封邸門草露布忽馳
報失利上震驚于是罷綱觧其職俾待命浴室院師
道亦罷宣撫以右丞蔡懋代之復議講和命守城卒
戢弓弛砲無得輒傷虜人初五日太學生陳東率數
百人伏宣德門下上書乞留師道與綱已而集軍民

數萬人相謂曰非見李右丞种宣撫復用毋得歸會百官退朝自東華門出至闕前衆指宰相李邦彥數其罪嫚駡至前提其髪復毆之邦彥疾驅以免領開封府事聶山舉鞭揖東等曰諸公如此可謂忠義矣邏者以聞上命閤門索所上書頃之中人傳旨云諸生所上書朕已親覽備悉忠義當便施行其中有欲散者衆閧然曰安知非僞耶須見李右丞种宣撫復用而退于是知樞密院吳敏傳宣曰李綱用兵失利不得已罷之使金賊稍退即令復職猶不退時日已

旰矣百姓乃輿登聞鼓置東華門外撾而壞之山呼動地樞密耿南仲至諸生曰先生前日為天子傳宣言無不行今軍民之意堅欲復用李右丞种宣撫幸先生言之南仲曰當便求對以諸生之意奏上衆慮南仲詐擁其馬不得歸南仲亦徑入朝繼而開封尹王時雍來謂諸生曰脅天子可乎胡不退諸生應之曰以忠義脅天子不愈乎以奸佞脅之乎復欲前毆之時雍逸去殿帥王宗濋謂上曰事已爾亡可奈何當黽勉從之不然且生變遂遣南仲號于衆曰已得

旨宣李綱矣百姓數千人詣浴室院迎之帝益恐于是相繼而宣者絡繹不絕內侍朱拱之先得旨宣諭繼未到而後發之使先至眾取拱之臠而磔之卽矯制曰殺內臣者無罪又取十餘輩殺之皆裂其屍碎其骨共取肝腸揭之竿首號于眾曰此逆賊也綱既對卽詣行營司而師道亦歸其宅士庶知其復用也遂散是晚天子下詔曰士庶伏闕上書願見李綱种師道朕已親覽深諒爾等忠義已令綱師道傳宣撫諭若更乘時恃眾亂行毆打令綱師道以軍法從事

是夜復聚眾殺內侍而毀其家者數十人明日詔再下猶不止初七日李棁蔡懋言于上曰太學生率眾伏闕意在生變不可不治上不之罪也司業唐黃傳以不能約束諸生待罪詔答以速安本職先是諸生聞朝廷欲治其罪不告而去者大半學官以不告而出用學規屏之諸生復鬨然乞同屏乃亟命楊時兼祭酒召諸生慰勞之越兩日復令聶山傳旨撫諭之先是聶山奏上曰臣前日聞蔡懋李棁諭與太學長貳令屏出伏闕上書陳東等諸學生聞之莫不憤然

一學盡欲拂袖出學今日又聞梲呼王時雍令根治諸生并伏闕百姓欲寘于法臣聞不勝皇駭仰惟陛下以睿知之資撫萬邦士民以積年不舒之怨忿乘隙相聚殺傷內侍指罵奸黨蓋恃陛下仁聖又能與百姓雪其怨氣而蔡懋李梲王時雍之徒恨其罵己而右李綱驟欲鋤其根株又梲宣言爲前日伏闕之士其間有李綱親舊欲盡行誅戮臣恐大失士心歸怨陛下自此士民思亂恐無已時兼士民上書不約而從者千萬人其言皆平時公論乃陛下所欲急聞

而奸臣之所甚惡也豈可不稟上旨敢令開封府快其私忿臣願陛下作訪聞行下速賜止絕庶幾忠義之士不死于奸臣之手而忠言讜論且聞于九重寔宗廟社稷之幸

靖康要錄卷二

靖康要錄卷三

胡安國除太常少卿　馮澥除左諫議大夫

臣僚上言伏見近差承議郎劉棐起復知鄧州宣教郎劉寀起復陝西運判者臣竊惟國朝以來凡在職以憂去位之大臣自非宰執去就係天下重輕邊臣用舍係生靈休戚者未嘗奪情釋服俾越禮制號稱從權者也比年以來風俗偷薄仕流奔競交權要以幸進取爲人子者無復鞠育劬勞之念至有母死在苫未暇治喪竟飾竿牘急遣走卒以圖起復如福建

提刑俞向者在任丁憂夤緣得請候葬畢日許令起復乃更不復挈喪歸鄉卽就任所便營葬地掩其所親如濟州通判毛孝立者孝行凋零以至于此聞者鄙之今陛下新卽位德教所加將躋天下于純孝之域如起復之例詎可因而不革况劉棐劉寀鄧州陝右並不係邊廷急切特令寢罷聽其終喪特與除權庶幾自今以往臥苫枕塊之人無復彈冠結綬之興不勝幸甚奉聖旨依奏應州縣官如有似此之人令吏部條具申尚書省

二十日聖旨應文武臣僚曾係朱勔等舉辟及曾受
財物妄相求託展轉舉辟者並仰所屬告首限一季
如不首説根究冐罣者並追官勒停仍許人告賞錢
二千貫
二十三日臣僚上言金人侵犯河北粱方平何灌各
統精兵控扼河津方平敗衂棄河不守灌望風而遁
遂致敵國馮陵畿甸當行軍法其罪惟均今灌以重
傷死于牖下而方平未正典刑無所畏憚國威不振
士論惜之陛下方欲法藝祖以武功定禍亂統御將

帥使有罪者必誅當自方平始奉聖旨依軍法戮于
都市
聖旨金人侵擾京畿至良民横被殺傷士卒殞身行
陣除內中已開建道場追薦朕食素膳親詣行香并
令在京宮觀僧道各設齋醮懺會仍遣使分就四郊
嚴潔致祭
二十五日范致虛差知京兆府任諒差知延安府盧
法原除徽猷閣直學士差知成都府陳邦光差知潭
州葉夢得差知潁昌府陸藻差知應天府范致虛赴

闕陳邦光引對指揮更不施行張叔夜差知東平府
觀文殿大學士白時中差知壽春府
資政殿學士王孝廸差知廬州
給事中王雲侍衛親軍馬軍指揮使曹曚使斡離不
軍太一宮使种師道除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保靖軍
節度使姚古爲制置使某軍承宣使种師中爲制置
副使領兵赴趙州
二十六日侍御史孫覿等言伏見金人深入三輔震
擾陛下總攬之初坐席未暖令遣使臣捐棄金幣以

爲和戎之計中外之憤痛心疾首以爲搆怨連禍之
人未即誅殛無以謝天下臣等謹按太師蔡京任宰
相前後二十年挾繼志述事之名建蠹國害民之政
而祖宗法度變移幾盡託豐亨豫大之說倡爲窮奢
極侈之風而公私積蓄掃蕩無餘立御筆之限以陰
壞封駁之法寘曲學之科以杜塞諫諍之路汲引羣
小充滿要途禁錮忠良悉爲朋黨交通贄御竊弄威
柄粥賣官爵貨賂公行盜用庫金奸贓狠籍閨門混
濁父子詬爭廝役官爲橫行媵妾封至大國欺君妄

上挾數任情書傳所記老奸巨惡未有如京比者太
上皇屢因人言灼見奸狀凡四罷免而近幸小人相
與唇齒恐失所憑依營護擁蔽旣去復用而京偃然
自如羽翼已成根株盤互不可搖動凶焰益肆覆出
爲惡倡導邊隙挑發兵端連起大獄報復睚眦怨氣
充塞上干陰陽水旱連年赤地千里盜賊滿野白骨
如山人心攜離上下解體于是敵人乘間鼓行而南
如入無人之境矣陛下赫然奮朝綱貶斥用事者王
黼等大正典刑如京之惡豈可獨貸況京在政和中

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以爲謀主又欲以
妖人王仔息服錦袍鐵幘爲大將計議已定會仔息
抵罪伏誅而大臣固爭請待他日之舋王黼當國循
習初議與京子攸決意成之京之悞國固不容誅而
搆造邊患父子相爲終始與黼均爲罪首公議藉藉
不平未可以但已也且京被遇三朝父子祖孫爲三
公者一人親執政者三人登禁從者亡慮十數名園
甲第僭擬宮省袍帶之寵下逮童稚犬吠非主尚懷
糟糠之恩顧京所蒙何以論報不圖邊遽上聞而京

盡室數百輩治舟楫挾輕貲一夕遁去君父惘然坐圍城中無一人有同患難之意掉尾不顧曾犬豕之不如原其用心如此使京尚在相位安知其不開關賣國如焉道輩乎宰相非其人果為天下害遂使中國空虛狄人侵侮所無不至而京又善為奸害嫁怨飾非獨使上皇負謗于天下衆論不容尤在于此伏望陛下睿斷勑使追還早賜竄殛稍正京父子誤國滔天之罪以慰宗廟社稷之靈一洗上皇晻昧之謗少紓四海生民忿懣戚戚不平之氣不勝幸甚取進止

孫覿等上言竊惟幽薊之役用事大臣敗累朝不渝之盟搆三邊無窮之禍以成朝廷今日之患中外之論咸謂蔡京子攸王黼童貫均犯大惡當正典刑以謝天下而投荒之罰獨加于黼此羣心所以未厭而臣亦不得而已也臣近者嘗聞言事之臣共疏渠魁蔡京之罪乞賜竄殛今不復重陳仰瀆睿聽敢以貫攸之罪撫略為陛下言之貫出自閹尹喜為禍亂攸憑藉世祿濟以奸回平日懷奸迷國壞法亂常竊弄

權柄擅作威福固已不勝誅矣乃王師之北伐也貫爲宣撫使攸寔副之提數十萬之師挫于殘破之虜淹留彌年卒買空城乃以恢定故疆冒受非常之寵貫以太師封兩國公攸遂入樞廷矣此貫攸之罪同也蕭后納欵虜使韓昉見貫攸于軍中卑詞祈哀願捐歲幣以復舊好此安危之機也乃叱昉使去昉大呼于廷告以必敗今數州之地悉非我有而國用民力從而匱竭矣此又貫攸之罪同也當蔡京專政貫則與造邊隙首引趙良嗣用之于本朝迨金人結

好攸則招納叛亡反覆賣國搆怨結禍使狄人因以藉口此又貫攸之罪同也前年秋貫以重兵屯太原欲收雲中之地卒無尺寸之功反以剪除寇攘枉道河朔而歸又慮衆人之議已也公肆誕謾凡第賞者千百人貫遂封廣陽郡王而攸亦進太保封燕國公此又貫攸之罪同也去年冬貫復出太原金人犯塞貫寔縱之攸見邊報警急貫則遁逃以還漫不經意玩兵縱敵以至于此此又貫攸之罪同也迨陛下踐祚之初狄人長驅震驚都邑貫攸一旦携持金帛舳

艫相啣盡室遠去使聖主獨處圍城中曾無同國休戚之意此又貫攸之罪同也臣願陛下奮揚威斷察其誤國罔上之罪天下之所共棄早正典刑以爲萬世賊臣之戒

孫覿等上言臣等伏見比歲以來閹人用事竊弄國柄典掌機密挑發兵端構成邊患于是金人以數萬騎直抵京闕宗社之危殆若綴旒陛下赫然竄斥大臣王黼等以謝天下而衆議不厭以爲首難之人寔始童貫臣等按貫之罪雖擢髮不足以贖之而誤國

之大者尚可數也貫自陜西用兵前後二十年專以欺君妄上爲術虛立城砦妄奏邊捷以爲已功汲引羣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交通閒道鬻賣官爵超躐除授紊亂常制有自選調不由荐舉而輙改京官者有自行伍不用資格而遽升防團者有放廢田里不應甄敘而擢登侍從者奸贓小人爭相慕悅侵漁百姓盜取官錢苞苴公行門戸如市金帛寶玉充積如山私家所藏多于庫府此貫之罪一也戰士之徒冒犯矢石傷者有金帛之賜死者有褒贈之恩自貫用

事一切廢革戰傷之士秋毫無所得而歿者又誣以逃亡之罪乾沒軍賞悉充私藏比至師還而庖人廐卒守舍掃除之隸冒功奏賞有馴致節鉞者貫之罪二也貫又擇取陝西勁卒刺爲親兵號曰勝捷方征伐之際他兵躬行陣之勞班師之後親兵冒無功之賞貫之罪三也自貫爲將帥每出內帑金帛以濟軍需奄爲已有而嚴立軍期取償于州縣頭會箕歛民不堪命貪贓不法凶焰勃然臺諫之臣一言議已中以危法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貫之罪四也

方臘作亂攻陷城邑東南大震貫將兵討之御衆無法縱爲貪暴悉斬良民以致首級于是民死于天兵者十有五六貫之罪五也貫在政和中納燕人趙良嗣以爲謀主始建平燕之議經營十年中國空虛招納叛亡充斥州縣卒致生靈塗炭貫之罪六也且貫以刑餘之人身爲三公職在樞省攘貪不已遂至王爵在昔勛德所不敢居本朝故事亦未嘗有而兇愎桀驁長惡不悛怙權擅命拜免大臣氣焰煽赫威震天下產怨召亂浸成國難陛下親政之始大明誅賞

以勸四方如貫具此六罪何所逃于覆載之間伏望
正滔天之罪以為亂臣賊子之戒天下幸甚奉聖旨
太師魯國公致仕蔡京責授中奉大夫守祕書監分
司南京致仕河南府居住太師廣陽郡王童貫責授
左衞上將軍追廣陽郡王除豫國公致仕池州居住
太保領樞密院蔡攸降授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
宮任便居住
制曰九變而賞罰可言必待是非之審四罪而天下
咸服益彰黜陟之公邦有常刑朕何敢已蔡京親逢

聖世被遇三朝四任宰衡殆于二紀迹其行事殊咈
師瞻假繼志述事之名為蠹國害民之政託豐亨豫
大之說肆窮奢極侈之風祖宗典章變更幾盡公私
儲積掃蕩無餘引邪佞于要途陷忠良于黨籍園第
僭踰于宮省子孫皆列于禁嚴交通暬御而奸弊縱
橫魚奪下民而怨氣充塞毒既流于中國禍終嫁于
上皇況在政和寔倡平燕之議既聞邊遽率先聚族
以逃雖汝計之甚安顧國家而何賴士庶伏闕臺諫
交章公論既喧顧法不宥尚念弼諧之舊特優終始

之恩俾長蘭臺往分留務曲全體貌仍許退休勉服
寬恩毋忘循省可責授前件
制曰任隆將相功必在于去邪位極公王義莫先于
體國倘寧大用宜寘嚴科童貫夙侍宮闈亟膺重任
付以兵柄時為信臣護諸將垂二十年論戰功無尺
寸效惟事誕謾之術寔乖撫御之宜缺字家室奄有
其金繒軍須取償于州縣將士為之解體吏民無不
興嗟頭敗累朝不渝之盟首搆三邊無窮之禍號復
故地寔守空城再為太原之行又倡雲中之議師徒

暴露讟怨並興馴致敵人輕視中國遂震驚于都邑
軫危懼于夙宵生此厲階誰執其咎議者皆不汝置
朕心安得而私猶念股肱曲全體貌姑奪廣陽之封
爵尚予環尹之崇階俾即退休保其終始體予寬典
毋怠欽承可特責授前件
制曰位居台輔必資補衮之功職領樞廷尤賴折衝
之略儻乖成績宜解兵機蔡攸擢自貴游初無學術
早被聖神之眷亟登廊廟之隆不思直道以事君乃
復邀功而誤國頃將虎旅同撫燕疆殊乏遠謀大開

邊釁既不能深盟于舊好又不全制勝于萬全遂以重兵挫于殘虜至傾國帑僅得空城納叛亡以啟戎心肆欺誕而忘國事逮金人之深入問邊備則茫然勿為守禦之圖唯事逃遁之計搆怨連禍逞其一己之私痛心疾首生此厲階之梗議者皆不汝置朕恩妄得而私倘屈典刑曲全體貌其解本兵之柄仍鐫論道之官畀四品之文階領眞祠于善地體予寬典毋怠欽承可責授前件

御史中丞許翰言伏見保和殿大學士孟昌齡延康

殿學士孟揚龍圖閣直學士孟揆父子相繼領水衡職二十年過懸山積妄設隄防之功多張稍椿之數窮極民力聚斂金錢籍以為資結交權要內侍王仍為心腹奧主超取名位不知紀極察其才識僅齒奴隸而父親政府子冠從班殃民辱國孰不憤惋大河橋歲一造舟京西之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首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勢頓取百年浮橋之費僅為數歲行路之觀漂沒生靈無慮萬計近輔郡縣蕭然殘破所辟官吏計金敘績遷官進秩自為朝廷富商大賈爭

注名牒身不在公選分爵賞每一興役無數濫賞省部御史莫得鈎考陛下方將澄清朝著不先誅竄昌齡父子無以昭示天下伏望籍其奸贓以正典刑奉

聖旨孟昌齡孟揚孟揆並落職昌齡與在外宮觀放謝辭孟揚依舊權都水監孟揆候措置橋船了日取

旨既而許翰復言昌齡等父子世濟其奸根據朝廷事連宮禁盜大河之調度以副私藏朘生民之脂膏以易官爵爲國結怨俾天降殃今幸暴其惡釋勿深誅尚使領職則是既得盜跖辱以蒲鞭而還之東陸

也何足以懲之昌齡爲銀青光祿大夫楊與揆亦皆光祿大夫秩在翰林承旨學士之上雖云褫職猶不褫也陛下亦何愛于一羣醜而不賜施行奉聖旨孟昌齡與中奉大夫孟揚孟揆與中奉大夫餘官並追奪御史中丞許翰奏言伏見王師既行廟算未定此疑事也古今蓋未有以疑事成功者故朝廷之意惑則將帥之心不一將卒之志分則士卒之氣不銳斷而必行鬼神避之此精誠之力也陛下欲斷今日之議當究爲和爲戰卒當如何而已矣其中小小利鈍

非大計之所係也昔漢高帝蜀先主皆號聰明神武爲一代之英雄考其用兵敗北無數然其志氣挫而愈勵抑而更揚者大計已定于中斯其所以爲英雄者也陛下決和議則臣欲陛下取太史公史記虞卿傳覽其反覆此往古之鑑也方今若失三鎭二十州之地則天下之勢已斷西北無河東則陝不可守無河朔則汴不可都計不過謀渡江南臣考永嘉渡江能爲東晉者乃王導謝安英賢相繼扶危救傾僅能立國而中原邱墟遂陷胡貊後世無王導謝安之才

或有而不見施用則東晉割據猶恐未易爲也假使能爲東晉宗廟可復立也社稷可復建也盜入陵寢取一坯土則將若之何言而至此可爲流涕陛下永念方來之艱則今日雖復騷動天下猶不得已何者擇禍莫若輕也或者以爲太祖卽位未有江南晉蜀而卒能混一區宇臣以爲不侔矣太祖生長兵間非若陛下繼體守文建隆將士百戰精銳非若方今將不素養兵不素練也虜在掌握縱而不取使益張大若之何以太祖爲言故凡守和議者以國與人者也

陛下欲決戰議則臣之所陳可戰者五已具前奏矣今使虜不釋憾則渡河之師當戰戰則必有遞運之役有應援之兵有屯據之要皆當素治不計小衂但責成功而後將帥志一士卒氣奮三鎮之守有死無二若我將以疑遣師以苟行則精銳已亡何以取勝凡今爲和議者苟取目前之無事則又未可必也臣聞西北之民人人相語曰吾屬與其爲虜則南向作賊死且爲中原鬼使三鎮之衆發憤怨懟人爲寇攘非小變也故姑息目前亦未易得況又方來之患亦

未知稅駕歟自古用兵必有異議成王之時周公東征民獻有十夫予翼而已其他罔不及曰艱大晉武與杜預謀取江南大臣賈充等皆力爭之獨一張華贊定大計唐憲宗用武元衡裴度謀討淮西盜殺宰相朝廷震恐請罷裴度以安諸鎮憲宗大怒討蔡益急唐之威令自是復振周世宗初即位北漢引契丹入寇河東世宗自將禦之宰相馮道固爭不得周之功烈自是遂興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陛下所以疑者度衆人必以姚平仲前日之所敗自持其說近

者种師道爲臣言平仲所以不利者刼寨之法不用大兵當少擾之使自蹂籍而後可乘又地勢橫入河中渡兵隘橋此利誘使出戰不利以兵入寇也臣以是知師道有謀故前日之功失在不用老將而用驍勇不恃謀將而恃詞說非兵不可用也昔石晉開運之變契丹始入敗不窮追近冬復大來遂陷都城國朝景德契丹入寇澶淵之役亦不窮追而虜和親夫開運景德驅逐之策同而成敗之效異者何也開運之時中國方弱而示之以畏故虜復來景德之

間中國正强而受之以和故虜遂定今議者不鑒開運縱敵之患而欲爲景德之寬大則可謂不知時矣陛下何不試使議割地者身任數年虜不復入則臣知議者必將難之夫爲國不保數年而欲定萬世之策必不然矣乞下臣章使有定議取進止三省密院同奉御筆安危之事甚大三省密院議取長策付諸將二十七日鄭望之罷戶部侍郎依前提舉亳州明道宮

二十九日監察御史胡舜陟言伏見朝廷于此擾攘

之際不吝恩寵以勸有功用十餘大臣悉擢以不次如路允迪已為八座矣緩急倚用豈敢辭難而猶以樞密寵其行李鄰鄭望之輩皆由下位躐躋法從沈晦奉使官其白身爵賞可謂至厚矣然今日威令未振舊習猶存士多自謀莫肯為用人皆玩法莫知可畏蓋由刑罰廢也如兵興以王蕃為京畿輔郡兵馬制置使而蕃乃逃唐鄧間矯令竊權以召四方之兵使金穀不得至京師人臣之罪莫大于此今止于安置黃州而已宇文虛中王雲為童貫參謀寔啟邊患

及聞寇至輒先遁歸不即加罪即以虛中為資政殿大學士京畿宣諭使而虛中不肯就職逃竄亳間此于律當誅也今乃處樞府蒙重任雲募兵京城已逃香山今猶列從班略不知恥以至擅離職任者自侍從至寺監數十人無奉公守職之義而有幸災捐君之惡臣今未聞竄黜且如蕃等不誅離任者不竄萬一復有緩急而人習知其然又豈有一士之可用一官之守節者哉欲望檢會前後臣僚所論宇文虛中王雲王蕃罪狀及御史臺奏劾擅離任姓名即賜施

行天下幸甚

聖旨工部郎官趙　考功葉宏中主客杜從古刑部柯暘比部胡邃並與外任差遣　唐伸除祕閣修撰與郡　李梲提舉南京鴻慶宮

鄭望之李鄴李邦獻白彥暉蔡修蔡術蔡行蔡倏蔡衛蔡仍蔡衜蔡術等並與外任宮觀

聖旨祖宗政事內太宗時三司上言通事舍人焦守節監摧場院課利增羨當推賞典太宗曰一通事舍人遷官當為閤門副使若以財利羨餘而進此職則

守邊宣力之臣曷以為勸遂薄其賞祖宗慎惜武爵筦庫有功之吏尚未有肯以閤門副使與之所以為邊臣之勸者甚厚朝廷近來輕用爵賞自蔡京童貫敗壞祖宗舊制故千求之人援以為例其原泛濫遂不可塞今臣僚之家給使之人及諸官司人吏有為正使橫行遙郡者不可勝計僮僕皂隸享高爵厚祿有邊鄙用命之人終身不能得者武夫聞之莫不動心解體應臣僚及后妃戚里之家使臣及官司局務人吏其官並不得過秉義郎令三省樞密院下吏部

取索限五日供具以見今官職高下分爲四等換授從義秉義爲一等承節承信爲一等雖別因功賞轉授而元係給使人吏者並依此施行

臣僚上言契勘遙郡正任恩數班著相去甚遠凡自遙郡遷正任者自合從刺史次第轉行今有自遙郡典落階官而授正任者便直超轉本等正官雖承宣使亦便轉行是皆奸巧希進務欲躐取欲乞今後遙郡承宣使若有功勞應除正任刺史庶幾員還不至猥多奉聖旨依奏

三十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李邦彥言臣以包羞衆怨之危跡而復蹈人臣不知去就之機以樸學鮮謀之微生而取累朝進退大臣之體故終以罷相留京師爲未安豈獨人言之可畏乞檢會前奏俾臣持餘服以歸候從吉日在外宮祠臣之死生寔係鴻造隕涕投誠甘俟斧鉞奉聖旨依奏聖旨今後侍從官雖非職事特許言事

詔曰朕惟秦晉之邦襟帶華夏習俗忠義物產阜繁昔我祖宗守以德澤愛養兵力蓄藏兵威漢蕃之人

咸獲休息後以邊臣生事屢搆干戈俘馘無辜之民焚刈安居之族仇怨交復恩威並傷轉輸支移空竭根本士卒衣廩給與不時迨夏國恭命以講和上皇厭兵而偃武咸望少愒以永太平而謏佞之徒蔽蒙成俗宣撫使勞奬將士歲月相尋應奉官裒歛珍奇錙銖必盡材木蔽河渭而下珠玉滿權幸之家此皆暗奪軍儲侵損漕計極邊缺糴買之本則科配遂及于蕃部道路多攙先之綱則衣絹腐積于郵亭泉貨屢更號令失信田疇廢業商旅不通計臣循默而取

容將帥熟習而不問養成大患重困吾民致使戰守之兵不免凍餒之苦重以拓地燕壤失信遼人多納叛亡遂搆釁隙痛百年之盟誓翻爲怨讐誘兩界之生靈習成反覆況復朘削軍士之廩養濟歸附之民蠹耗公私布滿郡縣朕初嗣大歷恭聞訓言開諭再三俾從改革但以親政數日之近正當都邑戒嚴之時不免召兵以爲應援中外勞擾滋甚于前夙夜靡遑言發隕涕朕今側身以答天戒屈己以搆隣驩傾府庫自貶損以退城下之兵減膳服躬菲薄以訓羣

臣之儉裁省祿秩攘剔弊端倘有利于軍民誠不愛
于膚髮放搢紳士庶之論黜生事貪功之臣罷掊克
之吏以安人情增羅賣之本以寬民力惟爾邊帥吏
思遠圖或戍守有歲月之勞理當優恤及法度非人
情所願事可更張悉聽條陳無有回隱念爾忠義奮
身之士當朕艱難纘服之時或乘障以扞邊陲或應
詔而赴國難奔走道路冒犯兵鋒否德難堪痛在朕
體若上天悔禍敵人降心尚須協濟之功庶有康寧
之日咨爾有衆體予至懷可令陝西河東路帥司監

司逐州軍出榜曉諭少宰吳敏等表請御正殿復常
膳三表從之

三月

一日侍御史孫覿言伏見昨者蔡京王黼久持國柄
攘取國家爵祿之寵萃於私門弟姪子孫悉從班列
或視近弼薦紳士民憤怨歲久罪惡貫盈稍已暴白
於天下矣近聞王閎孚等三人並已落職押歸本貫
所有資政殿大學士蔡攸保和殿大學士蔡行保和
殿學士駙馬都尉蔡鞗顯謨閣待制蔡仍直龍圖閣

蔡衛皆自戎寇逼近甸畿之前擅去朝廷逃歸東南有司攷覈具見罪狀并右文殿修撰王師服並乞依王閎孚等例落職押歸本貫其增秩至太中大夫以上者亦合降充庶官內蔡絛乞依祖宗舊法換授右列以示典憲之公慰四方之望奉聖旨蔡絛與換深州防禦使餘幷落職與在外宮祠蔡衛放罷宗正丞

二日御史余應求奏伏覩御筆施行期限嚴促稍有稽違罪大不恭三省有司奉行不暇雖有違戾法憲前後重覆不敢執奏或被旨即行不復關三省事至微末亦請宸翰其始因中人領事內中奏陳而為之其後士大夫倚中人以進欲與功利而於法所不可者亦為之冣後宰執大臣或行事有戾于法或差除不允僉議或為親之私謁干請者亦為之由是號令日紊紀綱日壞矣夫三省密院是之謂朝廷陛下日與之謀議大事出命之所也人君擇賢而任之固當委以庶事若宰執不才退之可也豈有自攬細務悉降御筆而可以為治哉陛下初政清明委用宰輔宜無此弊矣然臣聞尚有臣僚直達奏陳內中批降施

行者比與前者御筆何異哉臣以謂凡內外臣僚所
陳獻利害措畫事宜可付三省密院商議進呈取旨
而行之庶幾不戾於法憲不致於異同人主大權不
移於下可以絕近習僥倖之原政事之大無先於此
奉聖旨不經由三省密院者諸官司不得便行即時
申中書省審奏候得旨方許施行
制日庇民尊主繄賢哲之遠猷崇德報功實帝王之
先務昭揭羣倫之丕範遠旌希世之偉人爰錫恤章
式孚衆聽故任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贈太師追封

楚國公謚文正范仲淹淸明而直諒博大而剛方早
以名世之才出贊寖昌之運危言驚世高誼薄乎雲
天直道立朝勁氣貫乎金石入議大政有功斯人沛
膏澤於下民繄嘉猷之告后山有伏猛則藜藿至於
不採朝知強本則精神爲之折衝當下賊之跳梁總
師干而捍禦料敵制勝機謀若神弭變消萌酋渠褫
魄聲名暴於夷貊功烈著於鼎彝故歛衽廟堂緝熙
乎帝載運籌帷幄振張乎天威文武維憲萬邦風采
相見天下太山北斗學士仰其高明景星鳳凰人皆

快於瞻覩嘗規皇基億載之業宜建金城萬雉之謀
功成於元豐効見於今日屬纂臨於初政彌歎想於
宏謀思有褒揚聳茲遐邇命圭華袞已位上公之槐
胙土苴茅載賜全魏之履豈特賞當賢而臣下勸庶
幾褒有德而萬方懷英爽如存寵靈斯享可特追封
魏國公餘如故
制曰大臣本道術以事君舉明主比隆於三代王者
揆人心而發政褒有德用懷於萬方緬想一代之宗
臣昔爲天下之大老皜乎不可尚矣民到于今稱之

惟勛德之俱高顧褒崇之未極追盼懋册用慰輿情
故追復右正議大夫司馬光剛大而惠和清直而寬
裕勇於義果於德孟軻名世之才以斯道覺斯人伊
尹天民之任早由公望横翊要途知無不爲言底可
績誠開金石節貫松筠逺登揆路之崇允副巖瞻之
寄除苛解嬈致治庶幾成康陳善閉邪恥君不及堯
舜勛在王室澤潤生民聲聞播於四夷畫像偏於比
屋羣心奮義生也榮而死也哀千載聞風頑夫廉而
懦夫立究觀圖籍所載是謂社稷之臣屬丕績於正

經思大明於國是勗獎四朝之舊弼茂揚　世之清
流寵陟帝師承標人範昔抗浮雲之志何有華袞之
褒庶明欽慕之誠益勵敦龎之俗可特贈太師合得
恩數令吏部檢舉申
制曰朕撫有嘉師紹隆聖緒思褒明德之佐以厚風
俗之原承惟舊弼之良夙高當世之望肆頒閔策用
協師言故任觀文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贈少傅張商
英器博而用閎識周而才敏鈎深探遠有經邦國之
文析微研幾有達天人之學早培休運薦揚顯途入

告謀猷忠嘉合皐稷之美出宣政事果藝兼由求之
能建居丞轄於中臺克振紀綱於庶務嚴瞻益峻輿
論攸宗袞繡之歸周公孰效斧斨之缺鹽梅之得傅
說終膺夢卜之求慎名器以清仕途抑浮靡而節邦
用朝有百揆之序時歌六府之修去織拔葵躬礪公
儀之節徹騶減樂人推楊綰之清悵功業之未成不
期月而已去金石益堅於晚節風波屢出於危途天
不假於憖遺人遽悲於殄瘁屬惟新於庶政肆加賁
於殊勛錫以命圭超陞槐位刻之密印交換泉扃遐

想高風尙歆休命可特贈太保餘如故
三日制曰難進易退允高君子之風崇舊優賢實重
公朝之義誕揚明命敷告治廷光祿大夫太宰兼門
下侍郎張邦昌知沉而識精器博而用遠早登禁路
廷臣無出其先久預政機天下實受其賜嘉有功於
社稷俾正位於台衡丙吉有聲獨擅邊書之對王商
多質能嚴漢相之威念其行李之勤處以眞祠之逸
陛華祕殿庶便於諮詢倍賦爰田用昭於物采於戲
畱侯知足願遺人事之勞南仲將歸毋憚簡書之急

其全明哲以保功名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太乙宮
使依前光祿大夫
制曰國猶置器安危之勢相形治若循環文質之宜
迭用方更張於初載盡圖任於老成人皆曰賢政將
焉往大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徐處仁秉心强固守道
端方器博而周知輕薛宣之方略材全而藏用陋黃
覇之功名尙猷黃髮之詢實慰蒼生之望朕恭承聖
訓嗣守丕基思藝祖之艱難法仁皇之忠厚周封千
八百國當謹守於輿圖漢制三十六條期盡遵於軌

迹欲與聖統無踰老臣庸登左揆之崇兼列東臺之
侍並贈爵邑昭示寵光嗚呼多難以興在勉强而行
道無爲而治期垂拱以仰成其蹈古人之爲無負天
下之譽可特授通奉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
翰林院學士何㮚守尚書右丞
御史中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
梅執禮除翰林學士
陳過庭除御史中丞
僉書樞密院事宇文虛中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

尚書右丞李梲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四日昨覃恩指揮內文臣中大夫武臣承宣使轉節
度使者並與回授
臣僚上言太中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王安中資性
奸回善自緣飾任數挾詐力圖進取始以小官附會
梁師成而進每懷罔上之心不顧事君之節安中以
輔臣當閫外之寄其任可謂重矣內則締交王黼外
則求合蔡攸童貫論奏者莫非諛說之言稱頌者莫
非祥瑞之事至於虜情變詐朝廷所當關防軍民利

病朝廷所當拊恤並未嘗有一言及之洎安中還朝
坐席未暖戎冠猖獗長驅而來使近畿與河朔之民
被剽掠者室廬焚蕩資財悉空父子骨肉肝腦塗地
仰貽陛下宵旰之憂皆安中等公肆誕謾助成邊患
所致其罪不在於梁師成譚稹之下尙以從官宮祠
未厭公議伏望明正典刑奉聖旨王安中帥燕日久
藥師結搆叛命並不識察懷奸庇惡迹狀甚明罪大
責輕言章未已速將上取旨重行貶竄奉聖旨王安
中責授朝議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住

宋喚除發運使
莫儔差權直學士院
王蕃罪大責輕可瓊州安置
孫覿妄言太學生伏闕事可别與差遣
李光除侍御史日下供職
五日監察御史胡舜陟言伏見平燕以來爲宣撫使
者童貫蔡攸王安中譚稹是也其成邊患幾喪社稷
貫等皆責官而貫居池安中居隨稹居房獨攸任便
居住臣所未喻若以攸扈從上皇使便居不可離行

宮此爲攸計則善爲上皇計則未善也攸依上皇廢格責命必隨車駕至都巧謀奸計復叨恩寵此臣所謂爲攸計則善也彼得罪於天下人人皆欲魚肉之使侍上皇蒙眷任如舊人心愈不平萬一有小變上皇寧免驚憂如邦人欲擊李邦彦之類臣所謂爲上皇計則未善者此也攸自知罪惡暴白公議不容使朝夕在上皇側而思爲自全之謀無所不至必如封倫在唐反覆變詐三宮見賣使太宗兄弟鬪自爲矛盾之議此尤非國家之福也陛下孝事上皇以天下

養人無間言雖有封倫輩何所施其喙要之奸邪可畏不得不預爲之備然則今日赫然下詔令攸某州居住可乎恐其悲辭乞憐於上皇而謫居指揮有時不行臣愚區區欲降睿旨備列前後臣僚論列攸罪狀及封章所言者悉奏上皇使聖意曉然知公義不容如此留之非徒無益適足致害上皇必棄絕之朝廷謫居之命得以行則上皇於朝廷不以私恩撓法而朝廷之威令不屈於臣下不亦善乎奉聖旨候攸到京三省取旨施行

制以檢校少傅奉國節度高俅扈從上皇宣勞旣久
加檢校太保進封儋國公餘依舊
折彥質除徽猷閣待制充樞密都承旨
七日開封少尹田灝特除直祕閣差充宣諭使司參
謀官門下侍郎趙野充道君太上皇帝行宮奉迎使
蔡攸充副使皇帝上道君表臣言一違宸顏再更月
律望雲飛而結想俟日御以言旋春序向闌暄和在
後恭惟道君太上皇帝怡神昭曠熙命穆淸化洽區
中治已超於振古心遊物表道自妙於從胥惟翼衞

於百神宜駢臻於萬福恭念時巡之久豈無順動之
勞方天地之晏淸顧邦基之寧謐夙馳使介冒貢誠
忱伏望回鑾馭以安行泝龍舟而利涉致天下而養
申徹願於晨昏得四海之驩慰羣心於黎庶瞻望行
闕臣無任　云云　謹遣皇弟太保護國武昌軍節度使
景王臣杞通議大夫守門下侍郎臣趙野安德軍節
度充上淸寶籙宮使臣鄭威之上表奉迎以聞
十日聖旨擷景園可改作宮以居太上皇后又詔寧
德宮以壽祺殿爲名

臣僚上言追贈司馬光太師實主上初政所先天下幸甚光之子康卒康孤直不幸亦卒光之後再絕復立族子楨爲康之後去年楨亦止有一過房子方七八歲康之妻張氏今八十歲主光祭祀去年赦恩應遺表恩澤未出官身亡者許再推恩光有他孫授遺表恩未出官卒方乞再奏楨而楨不幸絕有指揮十年後者悉該整革楨雖有子亦不得霑預光之後無人食祿已十五年矣伏望以光遺表奏孫之官迴奏見存曾孫使之世祿不絕光侄孫朴見任宣教郎亦

乞除授河南府差遣以炤管光家以稱詔書追贈之意奉聖旨其司馬朴差同判西京國子監李邦彥差提舉西京崇福宮

葉夢得差知東平府李回鎮江府王覿平江府曾開潁昌府

十一日發運判官陸寘落職送吏部以不迎上皇駕也

臣僚上言臣近蒙朝廷差往京兆鄜延招集兵馬事畢甫還未獲賜對伏聞太上皇后還闕有日有司涓

日事出迎見陛下孝治之心足以風動四方甚盛德事也然道路之間口語藉藉以陛下欲開宣德門奉太后歸大內同聽事有耳目者無不驚駭自古妃后撓權未有不貽禍外家者載在方冊班班可考太上皇后聰明仁聖豈肯爲此必奸邪自營之計陛下欲曲全其私乃陷母后於不義何竊惟國朝以來如明肅之佐仁祖宣仁之佐哲宗皆在幼年之際非陛下今日比也陛下育德東宮累年於茲仁孝恭儉聞於天下卽位之始四方萬里同心戴舜當此胡寇侵凌

擁兵渡河直造京國方是之時宗社之危甚於累卵陛下獨奮乾綱毅然有躬行天討之志胡寇胆落屈膝請和陛下愛恤生靈神武不殺俯從其請尋盟尋好措天下於太山之安可謂中興之主豈如仁祖哲宗幼沖之際而須母后共政乎況太上以神器付元嗣陛下以適長嗣大統天下之際其誰敢私傳不云乎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陛下當順天之心從民之望躬親聽斷以徇大義欽承太上詔旨奉太上皇后歸寧德宮以盡孝養之道乃所以爲外家之福也萬一

太上皇后過聽浮言而欲爲此恐墮奸邪計中奸邪之人衆所深疾請以近事言之前日京城圍閉疑有爲之内應者軍民士庶不勝其憤伏闕獻書十數萬不期而取其所惡食其肉碎其骨膾其肝而後已此豈行其私忿也哉皆爲陛下社稷計也恭惟陛下踐位以來再造王室豐功厚德天人所歸太上皇后義當聽退以稱靜正之德閫外之事不宜預聞書曰牝鷄之晨惟家之索可不戒哉朝廷公卿百執事之列當以死爭之陛下辨忠邪而誅賞之不然則蕭墻之

禍起於肘腋而戎狄之冦觀釁旋至矣陛下如不以臣爲信願詔執事之臣召三事大夫而問之召羣黎百姓而問之召三軍而問之然後以其言上達皇太后而審擇處焉天下幸甚聖旨劄與寧德宮内侍

梅執禮除吏部尚書蔣猷兵部尚書李彌大刑部尚書翟汝文翰林學士李回禮部侍郎孫傅給事中韓駒中書舍人李皓除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胡安國起居郎馬涓起居舍人曹輔監察御史胡直孺工部尚書張慤戶部侍郎候邊事寧日赴闕

十二日監察御史余應求言臣聞重爵位則多事勸慎用人則朝廷尊爵與之不重則下輕上爵易於用人則去之必速此理之必然者近年朝廷此弊尤甚末流至於今未之能革陛下臨御甫二月爾凡用事宰相執政列侍從者十餘人初不慎取故去之必速近日除用尤爲超躐有趣召未至而已屢遷者有未著功効而先與峻職者有自閑廢徑爲侍從者有取其一言解褐爲師儒者有一日差除至二十餘人者其人之賢愚能否固未暇論然視爵位亦太輕矣用

人亦太易矣夫賢才之士有可不世用者如湯之伊尹高宗之傅說不過一二人而已爲問當時之百事庶士皆然耶方今名器冗濫而未清仕進僥倖而未抑誠宜大有剗革以新初政乃復輕易如此臣竊惜之願詔執事特加詳慎無偹具官僚無超躐除授毋狃私愛毋用非才使綸綍之下當人心而無煩言則朝廷清而多事勸矣取進止

監察御史余應求等言伏覩太上皇后先還京邑訪聞欲由宣德門入內禁中道途之言固未可信竊惟

太上皇帝謙虛退託以宗廟社稷禪授於陛下退居
舊宮此帝堯之大德也太上皇后內助協謀之力居
多必能上體太上皇帝聖德決無此義萬一有之於
禮爲未安臣等據禮嬪人從夫自天子至庶人一也
太上皇帝既居龍德則太上皇后無居禁中之理願
依前降詔奉迎居寧德實與龍德事體相類不至違
悖以明夫婦之義以厚母子之恩以正朝廷之典不
勝幸甚取進止
奉聖旨宋伯支吳德休王球並不前去迎接肅王如

肅王不到其逐人遠竄海島
十四日詔曰勅嗣歷服適遇艱難賴天之靈敵人悔
禍永惟士夫之義擐甲冑冒矢石扞禦勤王卒用有
就朕甚嘉之夫有功不賞有罰不刑雖堯舜不能以
化天下朕操威福之柄馭賞罰之權不愛高爵重賞
以待戰士其令有司速第立功將士以名來上毋以
愛憎爲高下務在必當庶幾賞不踰時感礪思奮協
圖康功今後非有軍功戰功及實有勞績人外並無
恩幸非泛轉官賞賜布告遠邇使明知朕意

錢蓋除戶部侍郎
自太宰徐處仁以下以上郎位推恩遷秩有差

靖康要錄卷三

中华古籍保护